

梁巨川先生文餘
己未年月印

庚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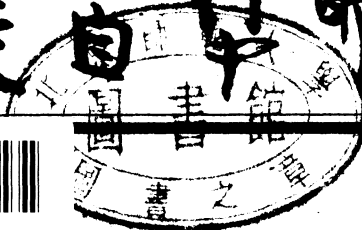
彭翼仲敬題

梁 貞 端 公 遺 像



平梁巨山先生

先生何為而死也豈不曰殉清耶
清可殉乎文中子曰王者無外行
國則中國之行夷狄則夷狄之自
辛亥改革禮教陵遲狐鼠雖
橫夷狄之所不屑為不敢為不



忍為者我茲嚴華族竟悍然
為之求見止清稗政而不可得
先生之死其在茲乎幹國革命
之一人也今有何說哉敬上
夫子大人講席

生幹載拜

十月二十四日

鄙人所亟欲言明者望世人勿謂鄙人講究声乐通解音律故以

為事

(百種種九種等、但因其各事未細閱)

編戲自也鄙人於雅樂詞曲既未尝用功投俗樂票房亦絕不

附注世風靡三瓦樓日近今朋儕相交竟以通曉声乐為推尊之資然胡琴琵琶等樂亦非通曉者不可不學而後能與之共賞也

接洽收声歌音律全属茫然真正外行實非謙語此不能不披明也

一、又望世人勿謂鄙人優游舒適快樂自得真以聽戲為務也鄙人心抱憂

惶、實非暇豫雜日涉園觀劇社會着貴辨別內訟時慨荒嬉觀古觀

竊有志在

或向

今家屋事數此不能不言明也既為此云何以取劇本修改再三務

以老生常談之理宛轉因生設法加入又以老眼昏花挑燈細寫密行小

改正之本至

後

字已經第三次謄清之猶後塗改許多何其不憚煩苦且

兩猶出苦力為

出演之後徒供真正講究聽戲者之譏評笑話其究何為乎曰吾心有一

意

〇〇〇〇

或又曰救世之事多矣何獨於戲曰戲共声色之誘引人易入藉
名伶曰^{計國之內多則}戲^{不數復}此千人中^{百餘國共見若得}有十人感^者動吾心取其
捷矣^{其亦有取易之功}吾恨吾無^權耳吾告墨青非得官權無致勸
墨青結交^和平商辦墨青固執必欲從社會上感化
此真^謬緩之極十倍之力不過一倍之功耳

尋我於潭南岸水中柳根一帶 再展閱一大包

遺言各信無暇細觀以知大概即發電告袁東局九百の十五

馮電碼在云巨川留公函而死托實得殉節證驗查諸事巨川亦書

翼弟親家速覽

請證明因世道而死

亦書有公遺書托向未由信再堂書也兒未甚

告安謹錄莫驚駭在家靜候女有命趕緊找衣服預備入殮

再告京語日報報大啟一再者兒輩張羅入殮只能將諸信

大概一觀俟 諸公檢閱後送五舍下誣人觀畢公等設

法宣布不能太忙至於櫃中兩篋書本雜紙雜信

弟三心血實心學碑太甚只得檢清數目送客商

林板拾回入殮身之素心以厲風俗講君務送弟意
即催人亦須講價勿為神制看厚案上銅子四
十枚給布一子紀錢其禮連手巾眼鏡包等金雜物依交官下
去不必忙歸壁元紫東信中白子是我真真心務必登
報必有人唾笑死共自願肯一

冀弟視家莫笑我淺見太陋目的太小以時過境遷之事

忽云為清朝捐軀後始笑也我此意抱之數年因節

節阻滯遲延至今六十初度親朋皆來自問此傳俗何異

且素性迂拙未脫歷史觀念殉情只求自知不論世人信

不信也夫殉情名義似乎無謂然 閣下試平心靜

氣觀 鄙人敬告世人種之理由則知 鄙人專忠於清耶

抑更忠於世耶敬對世道有益可不忠於清耶茲有重事相託請 閣下向報館宣

布第一句云梁某遺言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

第二句即緊接決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

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

首用此數句以下則依次發表矣再則請速借電話請

此字路系

此若無電話者即到平政院和庭

袁廷生馮公度周霖叔林胡溪速臨會同 閣下檢

高謙明乞得目錄

閩弟篋中此信若干件函在齊發表蓋弟以身及諸

事拜託 五位先生而 視家尤近也 再則請發表電告

報明世長

舍下東局年五十八二 女孩不必來忘勿驚懼慌叫兩兒來催四人用木板

以被窩覆覆弟尸昇回縵子棚向盛強如發電其

人已出門則這將馮森林此信連一付郵其好俱詳公信暨此信中

費心核閱為禱再欲有言實言之何及 馮森林信已自盡

戊午 年十 初四 夜亥時書於淨湖樓 故達去

俗人對於人之苦衷每不相信必曰沽名或曰疾迷
 尚望 閣下代我解釋迂腐頑固則有之疾
 迷失性則非也即如 閣下憤世道之衰薄不欲
 失信於友朋思欲蹈海被南宮李君拉回有人問我曰
 翼仲如今為是楞之克之的麼我荅翼仲因由朋友
 共事恐信義有虧故以死自明是良心上的事不
 是神經上的病其人始為恍然 再者我所託之十幾
 封信 閣下與袁馮周林公閱後先將目錄開單發
 表將原信交 兒輩帶回家去看 鈔清楚底者而以原信存留後再發再者我欲
 與陳明侯實信 告以聽戲以世道為前操曾寫綠紙對聯有跋後送與
 也煩告明侯忙極不能寄信 金桂達不知該合果收到否係中和園馬姓交其詞句有素
 初五日 吳年

原擬於每圖後各綴題詠業已登報宣布嗣聞
袁珏生先生云貞端修改劇本意不在戲分圖
拈韻便湏即景描情事本于虛更復弄墨大失
貞端苦心矣不如其已拜聆高論欽佩莫名遂
決計改變方鍼圖印單頁留南裝池特摹貞
端親筆叙言冠之編首并附遺像遺書藉慰世
人之景仰較諸分圖題詠感人必深孰是編者
宜察命意所在幸勿等諸游戲也可 真仲識





第一幕

寇警

炳書寫





第二幕
喪亂
炳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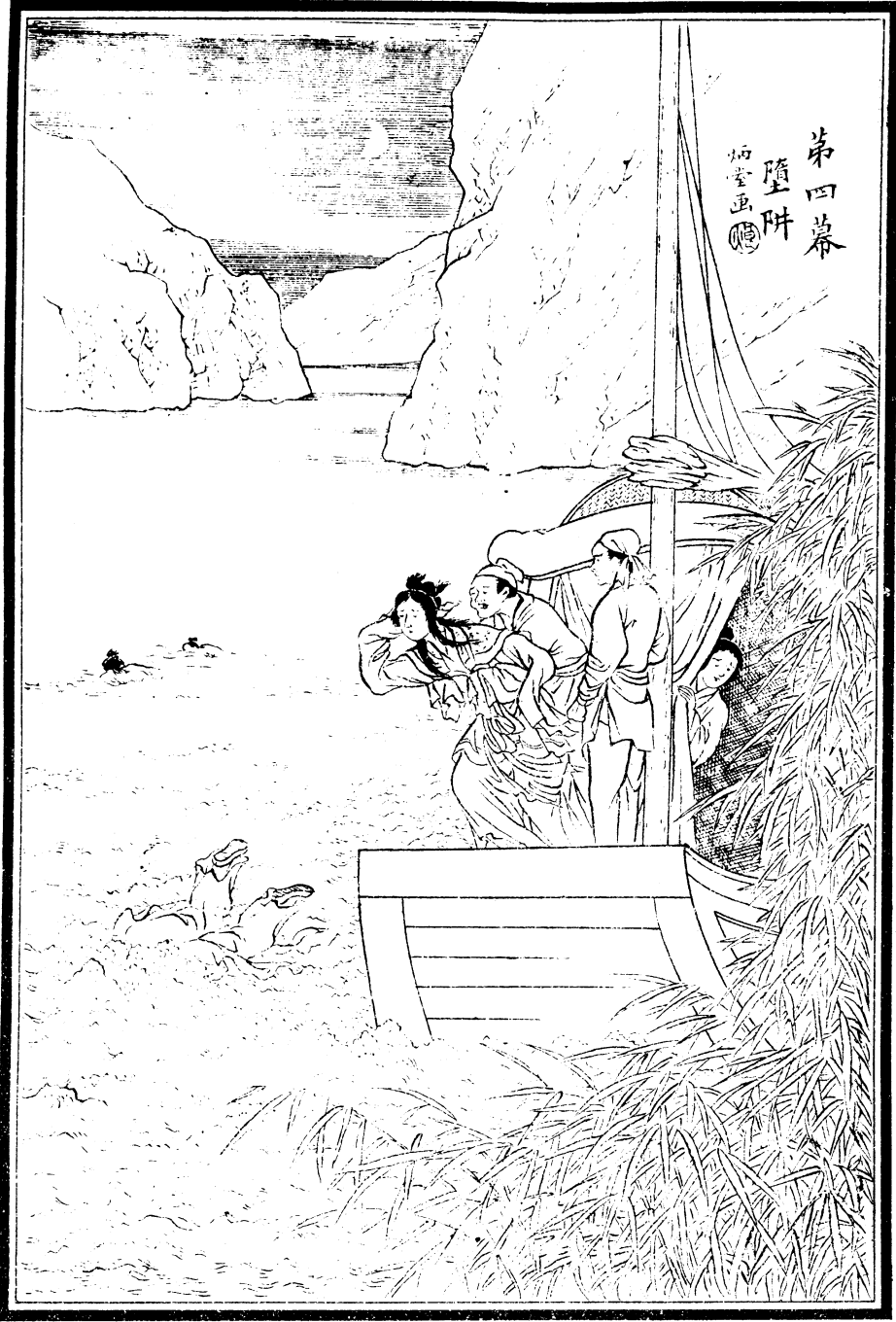


第三幕 誘伴
西堂出



第四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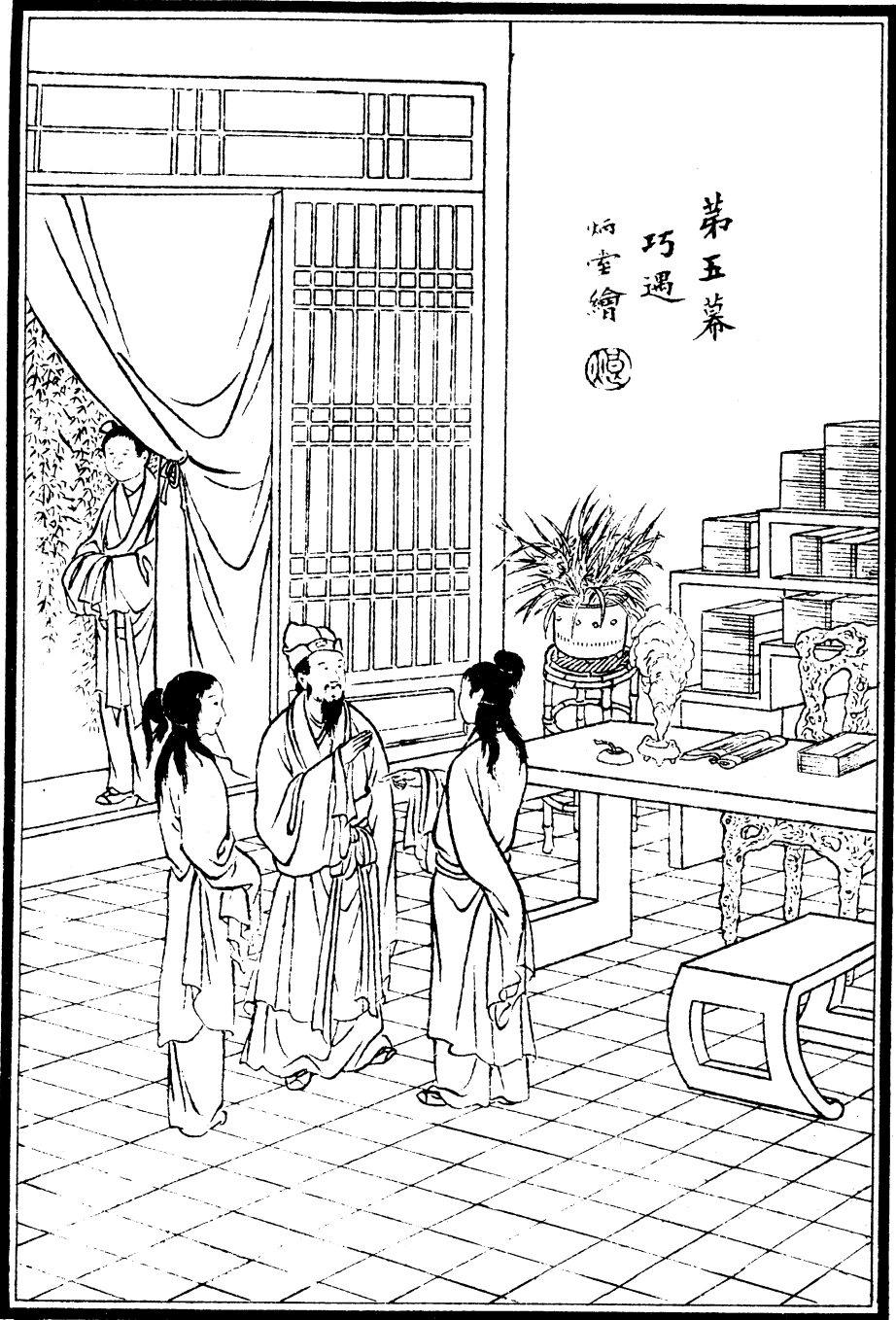
墮上研
炳堂画



第五幕

巧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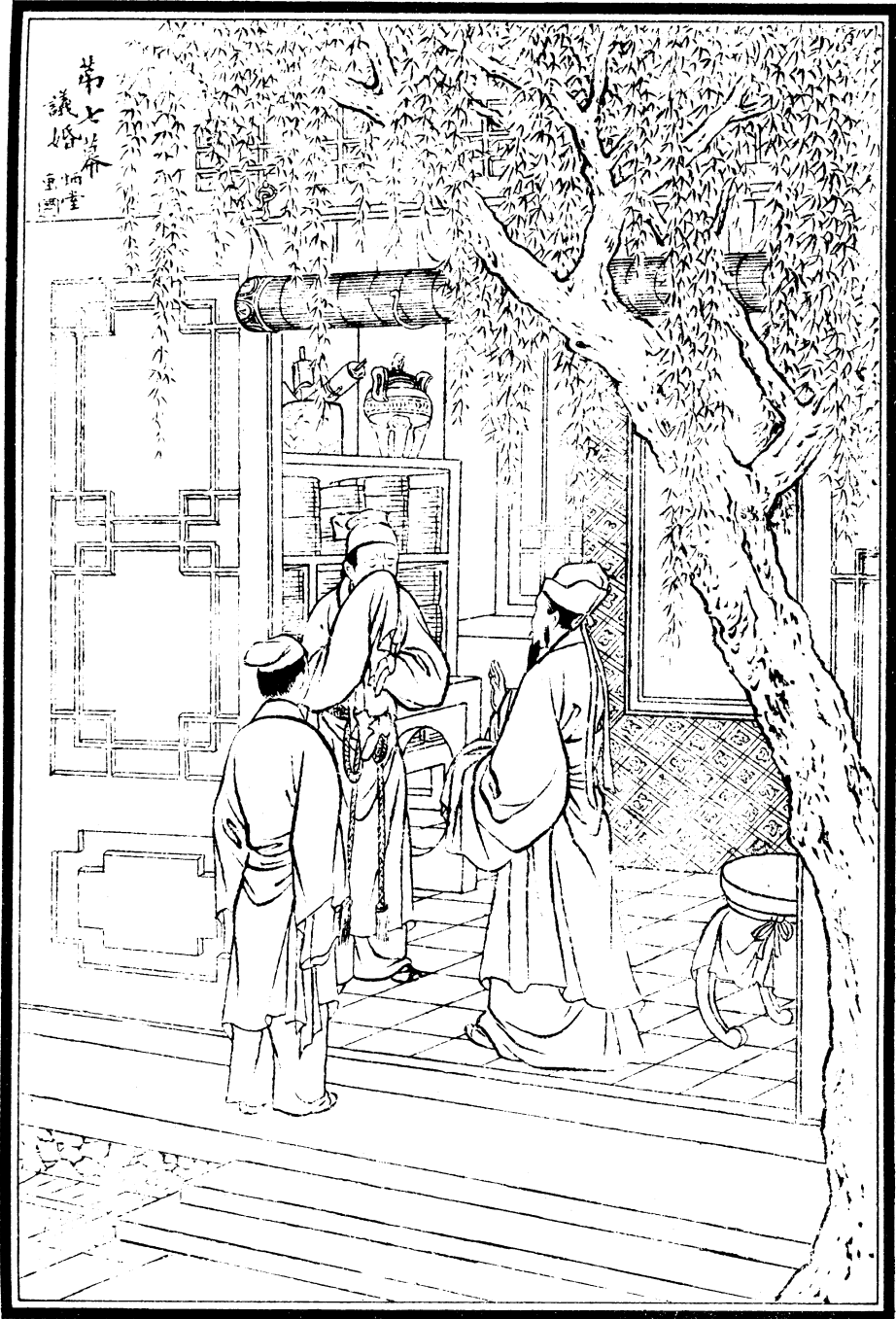
炳堂繪



第六幕 殺讐
恒室素



第七卷
議婚
至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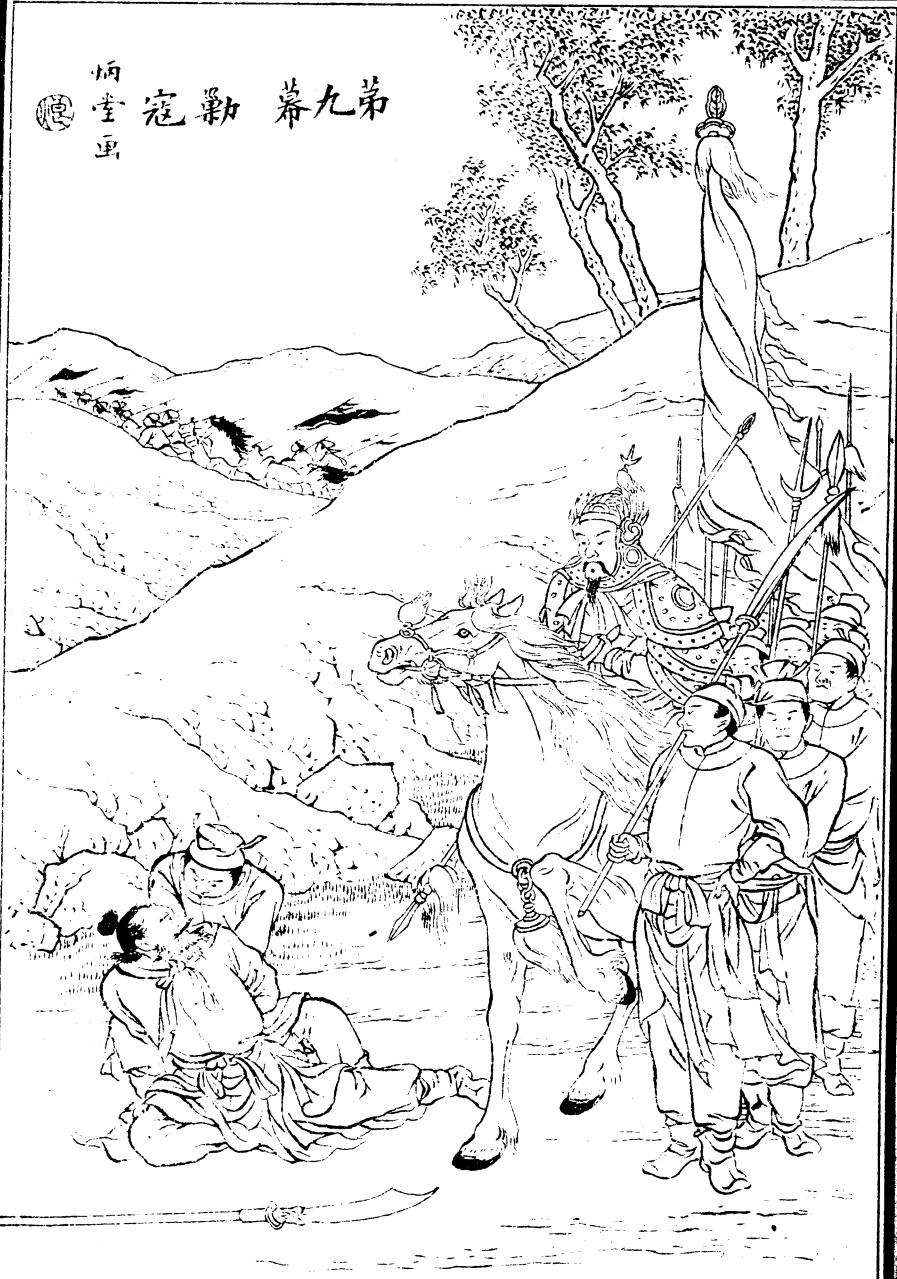
第八幕

開墳

炳堂畫



第九幕 勒寇
炳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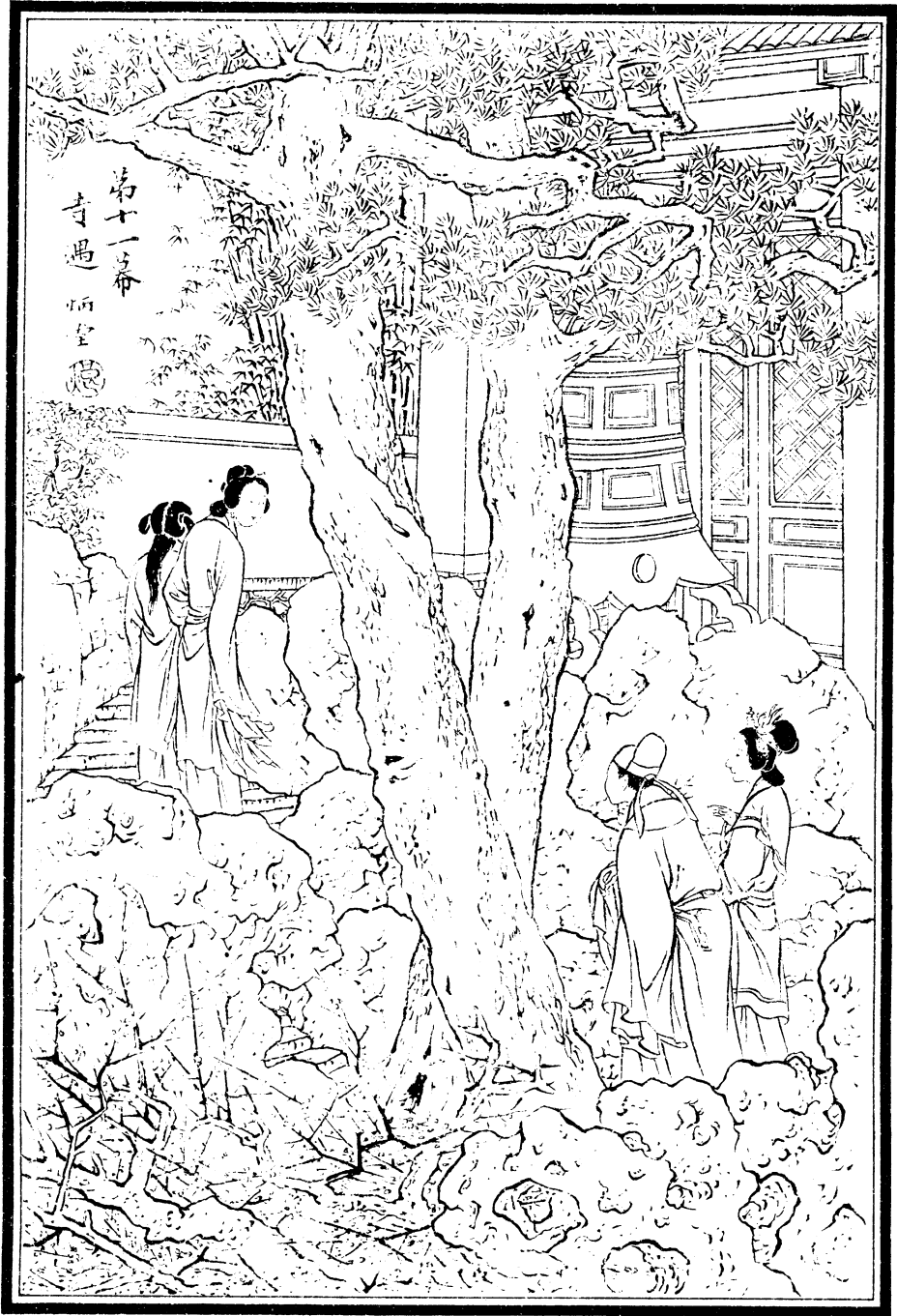


第十幕

遊山

炳堂馮





第十一卷
寺過 所望

第十二幕

重圓

炳奎画



梁貞端公文餘

劇本

桂林梁濟自述

庚娘傳序言

鄙人所亟欲言明者。望世人勿謂鄙人講究聲歌。通解音律。敢以編戲爲事也。鄙人於雅樂詞曲。既未嘗用功。今樂票房。亦絕不接洽。聲歌音律。全屬茫然。真正外行。實非謙語。此不能不說明者一。百種十種九種等語。但聞其名並未聽聞。又望世人勿謂鄙人優游舒適。行樂自娛。真以聽戲爲務也。世

墮落怪狀日滋。今日朋儕相交。竟以通曉聲歌。能拉胡琴。唱戲爲推尊敬佩之資。故稱人通曉戲曲者。乃頌揚才學之語。非詬罵下賤之語。豈知此卽盛時所詬罵不齒之事乎。我寧居無才無學而不願受此推揚尊重也。且竟以俗戲爲古樂。亦謬

鄙人心抱憂惶。實非暇豫。雖日涉園觀劇。然此心則藉此考察社會。內訟時慨荒嬉。觀古觀

今。竊有意在此。不能不言明者二。或問既如此云。何以常取劇本修改再三。此本庚娘傳原係陝西學界名手所編。余

又加添非場增實意義。改換詞句。期與人民知識有裨。務以老生常談之理。宛轉關生。設法加入。又以老眼昏花。挑燈細寫。密

行小字。已經改正之本。至第三齣清之後。猶復塗改許多。何其不憚煩苦。乃爾。且既嘗自言

出演之後。徒供真正講究聽戲者之笑話。譏評。而猶出苦力爲之。此究何意乎。曰吾心有一

最重之事。則其餘皆輕耳。問最重者維何。則對曰請觀今日之世爲何世而已。如以爲今日

之世。猶非可憂之世。或今世雖可憂。而吾人儘不必憂。吾人但當食息安居。他概非所應問

也。如此則以不解戲之人。而貿然編戲改戲。誠可謂之多事矣。如知今世爲古今最昏之世。苟聽其昏。將人心天理至於無存。其禍不可窮詰。則今日之世。已可謂之不可終日。人人不容坐視。凡事皆可盡心。求衆人萬一之省悟。而不解戲之人。率爾妄爲編戲改戲。以及出演後致貽真有顧曲知識者之口實。不加贊賞。反肆譏誹。又或齷齪社會。對此加以反抗。聞忠言而不動。等於充耳不聞。等等咎戾。等等失敗。吾一切皆不暇顧慮。而竟覩然爲之。蓋惟以對於今世喚得一人是一人。挽得一分是一分。求我之心安理得而已。知我罪我。皆所不計。是以如此。或又曰救世之事多矣。何獨於戲。曰戲者聲色之娛。引人易入。藉名伶之口出之。計一園之內。多則千人。少亦數百人。此千人百人。共聞共見。若得有十人感動者。吾亦取其捷矣。其實有最易之功。吾恨無警廳之權耳。吾告墨青。非得官權無效。勸墨青結交警廳。和平商辦。墨青固執。必欲從社會上感化。此真謬緩之極。千倍之力。不過一倍之功耳。

庚娘傳

西安易俗社原本

巨川改編

第一幕 寇警

花園背景小生扮金大用上白 春草無情隨意綠 桃花猶似去年紅 衆介白 小生金大用 中州人氏

父母身體安康 家道田園豐富 娶妻尤氏庚娘 人甚聰明賢德 小生詩禮傳家

在此中州居住 百年有餘 可算是太平百姓 這且不提 今日是浴佛之日 特與

娘子商議 備辦酒肴 與二老爹娘介壽 娘子去請爹娘去了 待我先去安排酒宴

秋兒 貼扮婢端盤上白 有生白擺酒伺候

唱 高堂上幸喜得椿萱茂盛 閨房樂又恰似鼓瑟吹笙 這也是積善家應得善報

趁佳節祝二老福壽康寧

貼白 酒宴擺齊 生白 快請老爺夫人 貼白 是 外老且且同上

外唱 有佳兒合佳婦能敬能孝 老且唱 爲翁姑且喜得快樂逍遙 且唱 遵夫命到上房來請二

老 到園中先嘗些旨酒嘉肴

外白 老夫金誠中 老且 老身金李氏 且白 奴家尤氏庚娘 外向老且白 兒媳前來相請 你我同到花

園一觀繞走介白來此已是生迎上白爹娘到了 請花園內邊坐外老旦坐介生旦同白爹爹母親 今乃

浴佛之日 孩兒們整備了些酒肴 請爹爹母親賞飲一杯外老旦同白生受你們了 那旁

有坐 你們也坐了罷生傍外旦傍老旦坐介貼持酒與生生旦同起敬酒老旦白孩兒坐了 讓秋兒斟酒罷生旦

復坐外老旦作悶悶不樂介生旦同白爹爹母親 往日飲酒 歡天喜地 今日爲何這樣悶悶不樂

外唱兒呀 恨流寇無端的稱戈造反 看看是各州縣到處狼烟 我二老命如

絲何惜早斷 只可惜孩兒們怎樣保全

白你看國內荒荒 刀兵四起 流寇消息 一天緊似一天 昨日閱看邸抄 官兵連

次失敗 倘或一旦賊兵到來 焚燒搶掠 一定是十室九空 我二老這大年紀 死

無足惜 只是你們平日嬌生慣養 怎能逃出這場大劫呢生旦同驚介外老旦掩淚介

生唱嗚 爹爹呀 叫爹爹你不必愁腸萬轉 禍懲淫福降善上有青天 老爹爹作

官時清廉慈善 冥冥中有鬼神呵護周全旦唱嗚 公公呀 叫公公不必將孩兒挂

念 人生世無男女自立爲先 處艱難只要我隨機應變 要學個古賢女節義雙全

外白只好聽天由命罷了末扮家丁衝場上白大禍從天降 報與主人知 老爺夫人 不好了

外老旦生旦同驚介啊 怎麼樣了末白流寇捲地而來 離此地不上百里 所過之地 雞犬不

留 那些城鄉百姓 都已紛紛逃散 老爺快快作主 只怕少刻城門關了 便不安

當了小生白 聞聽官兵調來甚多 難道還擋不住賊寇麼末白 官兵只受人民的奉養

不能與人民分憂 不提他們還好 提起他們 教人越發害怕 還是快快逃走的爲

是外白 你們莫要驚慌 快快打點車輛末應下外向老旦白 你合庚娘 快去收什金珠細軟 各

人身邊 自己携帶幾件粗布衣服 免得路上擔受飢寒 去到江南 暫避幾時 再

作道理老旦且掩淚應命下外長嘆向生白 噯呀兒呀 我們也去打點幾件隨身用物 一同避難去罷

正是 田園寥落干戈外生 骨肉流離道路中同下

第二幕 喪亂

小旦扮唐柔娘老旦扮病母且扶老旦上唱 這才是天降下無邊大難 眼看着覆巢下有卵難完 無

奈何母女們離鄉避難 病沉沉那裏找世外桃園

老旦白 老身唐氏 所生一女 名喚柔娘 是我病臥纏綿 未曾起床 不料賊兵大至

肆行殺掠 只得帶女柔娘扶病逃走 但只說 四海茫茫 逃到那裡去好且白 母親

不必悲愁 孩兒攙扶母親 慢慢的走來

且唱 恨只恨無端的賊寇造反 狠著心毒著手同類相殘 直殺的閭閻裏炊烟永斷

直殺的道路上橫尸相連 直殺的陣雲昏天容暗淡 直殺的血成河白骨堆山
繁華城變作了瓦礫一片 荒村內也鬧的雞犬不安 顧不得闔門誠拋頭露面
急忙忙隨母親避難江南 白晝間想充飢無處討飯 到晚來尋破廟就地安眠
實可傷老母親臥床染患 也只得帶病容涉水跋山 只盼得有一日河清海宴
奉高堂返故里蔬水承歡 老旦唱 實可傷我女兒嬌生靦覷 任花容任月貌橫受摧
殘 正行走只覺得頭昏目眩 一失足倒塵埃兩淚漣漣 跌介

旦白 母親怎麼樣了 老旦白 兒呀 爲娘頭昏眼黑 一陣陣心中發慌 大料性命有些難保
了 旦急四顧介白 母親歇息歇息再走 一個人病痛也是有的 不要著急 老旦白 咳 不行了

爲娘四肢無力 魂飛魄散 怕一刻就要死去了

旦唱 嘍 娘呀 叫老娘你不必心神不定 一個人誰莫有風火病疼 待孩兒前

莊去討飯來用 吃喝飽自然兒災病減輕

老旦白 兒呀 此處居民 逃亡淨盡 你向那裏去討茶飯 你我逃難出門 已經五日
自從那日 有一個姓王的 給了我們一碗飯 直到如今 水米未曾沾唇 就不病
死也要餓死了 旦掩淚介老旦囑介在下場台角臥介旦白 嘍呀 娘呀 你把你心放穩妥些 等個人來救

命罷老旦握手白兒呀 叫我這心裏 怎樣撇的下你叻又靠介

且哭唱見老娘氣奄奄三魂不在 不由人一陣陣血淚傷懷 倘若是老娘親變生意

外 倒叫我女孩兒怎樣安排

丑扮王十八上唱白作營生作什麼好 作營生作官好 作營生作什麼好 作營生作賊

好 作官要作大 作賊要作小 官小不發財 賊大招兵剿音矯發大財 不受剿

蓋洋樓 娶妾小 金銀珠寶用不了 轟轟烈烈活到老 指望逃出老天的眼

睛……鬼神的查考 你看我這打算……好不好

白在下王十八的便是 性情生來豪橫 假充貿易經商 辦事隨機應變 見人能柔

能剛 一向在這陽關大道 勾串匪類 騙奪錢財 不止一次 前日遇見一注好買

賣 想要到手 沒有交易成功 今日再去張羅張羅看華下介衆位 你曉得我們這行

買賣 是什麼買賣 告訴衆位說 頭一宗是得俊俏的妻子 二宗是得無數錢財

三宗是得綢緞衣服 這三宗買賣 都是不花一個本錢的 任便尋找尋找 看着今

天的喜連如何且哭介命苦的娘呀丑聽介呵 那里來的這一陣哭聲 像是女孩兒的聲音

待我登高一望登高望介哈哈 我那日看見此人一面 正想下手 一轉眼就找不着

他們了 只當他走的遠了 原來還在這裡 這可是一隻飛來鳳 今天一定出不了

我的手了 不免向前答話 小娘子請了作醜態介 小子這裏有禮了且回頭見丑認想介白 呀

原來是王先生丑白 正是 我前天看見你們逃難 兩天工夫 纔走了這幾里地 怎

麼今日還在這裏且白 你看 我母親病勢如此 走也走不動 這該怎麼好呀泣介丑背作

式介轉面白 可憐哪 真可憐 我自從那日見了你母女二人 伶仃孤苦 就知道是孤單

的很 只是那日逃難的人多 老少黎民 亂跑之時 一轉眼的工夫 我就找不着

你們了 聽說你們也是往揚州去 正和我是同路 今天又遇見了 咱們結個伴兒

同走罷 你看好不好且白 多謝王先生美意 只是我母親病到這步田地 怎好趕路

呢且白 老太太病得怎樣 待我看看丑爬地上視老且且睜眼看且介白 這 是王 王 王 王王作氣

促說不出介丑 你說呀 老王 王先生 你 你 你 你又說不出介丑白 啊呦 我的媽 怎麼

又說不出來了且白 娘且養養神 不說也罷老且硬撐說介 承你好意指且介白 可憐他隻身無靠

照 照 照 照應罷作氣逆死介 丑白 啊呦 嚥了氣了且驚呼 母親 罷了 娘呀丑向場下白 這

可省了事啦 不用費甚麼心計 生意就到手了

且哭唱 見老娘絕了氣一命早喪 急忙忙跪上前樓抱尸腔 丟下了女孩兒無有依

傍 倒不如母女們同見無常

旦昏介丑白 喚一聲小娘子 快快醒來 你不醒來 我就貓兒咬了尿脬了旦又哭介 我的娘呀

旦唱 母女們只顧得倉慌避難 出了門未曾帶半文銅錢 又誰知中途上遭逢禍患

這時候倒教我左右爲難

丑白 小娘子 你只是哭會子 還能濟的了事嗎 現在死尸在地 亡人入土爲安 須

得趕快收殮了纔好旦嘆咽白 王先生 你看我小女子 單身獨自 又無銀錢 該拿甚

麼收殮呢丑拍胸介白 莫忙 有我呢旦作疑訝難得狀白 萍水相逢 怎好見累丑白 兵荒馬亂的

時節 還說甚麼萍水相逢不好有累 我王十八自來疎財仗義 是一個有名的大善

人 就是買一口棺木 把老太太屍首盛殮起來 再叫幾個夥計抬去葬埋 這點小

事 我立刻能辦 方纔承你母親遺言 把小娘子託付與我好生看待 我身尙未娶

妻 小娘子亦未曾許字 倘蒙不棄 咱們作一對小兩口兒 那便是萬分之幸旦作疑

感嘆想介白 承王先生料理我母親身後之事 感恩正是不淺 只是我母親的骨肉未寒

小女子熱孝在身 何忍靦然從吉丑白 只要小娘子一言允許 待我回到家鄉再來拜堂

也還不遲 但是小娘子必須快快的答應 我好替你辦事作遲臉介且低頭羞容緩白 只要恩

人不嫌醜陋 小女子正在報恩無路 焉有不允之理且俯跪介 恩人請上 受我一謝

唱 唐柔娘我自思量 屈身報恩也應當 恩人不嫌貧骨象 願與終身配鴛鴦丑唱

聽罷言來喜揚揚 娘子果然是賢良 與我一同把路上 回到家中拜花堂

丑白 娘子 你看此地風聲鶴唳 不可逗留 我即刻去買棺木 叫人抬埋 你我趕緊

上路為是且白 先生多多費心丑白 正是 適才行人各陌路 頃刻胡越成一家且白 世事滄

桑原無定 且隨流水看落花 請同下 少埋葬一場

第三幕 誘伴

山林布景盜魁率囉囉上 大秤分金銀 換套穿衣裳 下山為草寇 上山作大王 俺尤金魁

只因明帝無道 官逼民反 落得流為草寇 且圖快活 小子們應 啊淨 開刀殺人

放火燒林 姦淫擄掠 一概不禁啊喊下

布山林景丑扮王十八伴唐柔娘携包傘行路繞場內放鎗一排且驚駭介唱 見賊兵吓的我魂飛天外 急忙忙隨王郎

步上山崖 恨足小走的人疼痛無奈 脚指穿脚根破一步難挨 到如今方顯得纏足

禍害 才知道從前錯過悔不來白 噯呦 兩支脚疼痛難忍 到如今才知道裏纏兩足

真是害人不淺 我走不動了倒地坐介 丑白 呀 賊兵來得甚近 娘子為何不快些走

反倒坐下 且白你看我這一雙小腳 自幼年纏裹受傷 從來沒走過這些路 就是

賊兵到了 也只得拚着等死罷 丑白我扶着你再走幾步 到前邊雇船好不好 且白兩足

疼痛得緊 我得歇息歇息 丑哈哈 我說你們女人 不知道世間大勢 平日間 把

一雙腳裹得緊緊的 只嫌纏的不小 走起路來 扭扭捏捏 全不得力 這要跟外

國女人比 可差多了 你看外國女人都不裹腳 不怕登山過海 幾萬里地 他都

能去 所以他那國強 中國女人 專愛小腳 坐在家里 不敢出門 所以我們國

弱 到今日你看難過不難過 且白只因社會上有這一種壞風俗 講究裹腳 作父母的

看見衆人都是如此 祇好從俗 在那太平年間 那里想得到改變風俗 不與女

兒裹腳 事到如今 你埋怨我 也是無益的了 內又放鎗一排介且驚介白啊呀你聽這一排鎗

聲 賊人離的更近啦 這 這 這怎麼好呢 裏丑衣抖介丑白你不要害怕 有我呢 指台角介

你看那邊樹陰之下 你我索性坐下 歇一會兒 且作倦容坐介衆扮雜民男婦老少携兒抱女擁擠蹣跚上

隊賊兵到了 快些逃命啣 外老且唐且金生散衣散髮隨衆繞場下丑與唐打對面注目出神作鬼臉細看介忽軟攤倒地介唐且白

王郎 你這是怎麼樣了 丑坐地向唐且白噯呦 你看我的魂 往那里去了 我的魂那里去

了我的魂 怕是跟上那個美女去了吧 我一見他 怎麼我渾身就都軟了呢 且歇介

白到這步天地 你還生此淫惡壞心 如今是逃難的時候 你看見人家美貌女子

還是這樣出神見鬼的 倘若賊兵來到 如何是好呀 丑低頭徘徊介忽然手指唐大笑白 你真是個

傻子 說出這樣傻話 你當我們男子 有了一個老婆 就算發了嗎 這反亂的年

頭兒 是我們這項人得便宜的時候 這得便宜還有嫌多的嗎 我方纔看見那個美

貌女子 我這渾身都魂不附體 你就知道我是什麼人性啦 丑驚歎介丑背身白恨介咬齒介 我又

有了主意啦 向旦白 娘子你在此歇歇 等一會 我去追趕他們 去去就來 行介且急拉住介

呀 丟下我一個人在此 賊人到來如何是好 丑白 不怕不怕 有人來囉嗦你 你就說

是王十八的妻子 你不知我王十八 在江湖上有一點名氣 提起我來 憑他是誰

也不敢動手 我去去便來 欲下且驚許恨介且送丑去掩喉白咳 誰想到是個不仁不義的人 看他

這種行爲 那裏是個正經客商 分明是個江湖淫惡大盜 這便怎麼處 叫道唐柔

娘呀 唐柔娘 你錯忍了人了

唱 觀見他這行蹤鬼蜮魍魎 分明是江湖盜假充行商 唐柔娘失眼力無法可想

恐怕你到後來無有下場

白我雖未曾與他成婚 已經允許與他 如今我無處可奔 這便如何是好 丑引外老且生

庚娘同上丑白一落患難方交友外始信平安不易求丑白你們衆位不認識道路 隨我這廂來

坐坐再走向柔白柔娘這也是亂離途中 我邀來的朋友 你過來見見指老旦且介與這位

見個禮 好搭伴 一處同走 也有一個照應老旦且向柔福介姑娘萬福柔還禮介白還禮了向場下白

好個俊俏人兒 慢說是他指丑介誰見了誰不愛呀 真個是 我見猶憐 可親得很丑白

且喜賊兵去了 大家坐下 歇息歇息 再定主意柔携庚且手向老旦白大娘姐姐 請向這邊

來坐同坐介丑問未問介請問老丈 貴鄉何處 尊姓大名外白先生既問 聽我道來

唱金誠中開言兩淚流 自幼生長在中州丑白作何生理呀外唱負郭薄田有幾畝

儘足糊口度春秋丑作語態巴結急起立揖介

白原來是一位富翁先生 失敬了外慚愧復坐介爲何不帶些使喚僕人呢

外唱雖然我帶得人幾口 被賊充散在後頭

丑白那三位是老丈的甚麼人外拙荆小兒合媳婦 骨肉流離好傷愁丑一家骨肉沒被衝

散 聚在一處 也算是不幸之中 還有大幸 只是要想個主意 不要無頭的亂跑

外白足下說的極是 老夫原想去到江南 投奔親戚 那知時遭不幸 到了這裏 遇

見賊寇 把帶來的一批細軟 被搶一空 剩得我老少四口 困苦顛連 足下適纔

說 老夫是個富翁 咳 咳 那里知道 亂離年間 才是富貴人遭殃的時候呢

到了此刻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指庚介 像他們這些嬌生慣養的婦女 走到荒郊曠野

連東西南北都不能認得 便有萬貫家財 也是不中用的了掩喉介 且向柔且點頭作醜態謀下手介

且俯首不見介 且復向外白 可憐可憐 衆位想必餓了向柔白 快把咱們帶的乾糧點心 去取些來

指庚且作鬼臉介 給這位娘子多吃些庚且聞言瞥見變色俯首介 索取乾糧送老且且白 大娘姐姐 請吃些點心罷

且讓外生同吃向外白 老夫已是三日不食 今日萍水相逢 却蒙這般厚愛 敢問足下高名

上姓 愚父子好申結草啣環之報且白 豈敢豈敢 常在外邊的人 四海之中 皆是兒

弟 何分彼此 小子王十八 南京人氏 家無田產 只靠小子在外邊經紀爲生

這回向揚州探親 不料遇著賊兵反亂 正要雇船回家 剛纔老先生說 想上江南

去 我們何不結個伴兒 一同過江 再尋路途 倘或投親不遇 就在舍下暫避兩

天 也不妨事外小生同推辭介 白 素不相識 怎好相累且白 老先生說那裏話來 一樣逃難

多幾個人 遇有緩急之時 也有個照應 何必客套呢起苦介 老先生不必推辭 少待

一回 小子覓隻船來下 庚且招小生一旁低語介 適纔那個少年 要與我們同船 此事千萬不

可 見他屢屢偷眼看我 眼光不正 醜態百端 此人是一定居心不良 相公留心

莫中他人奸計生笑白 你也太多心了 我們富厚人家 出得外來 樣樣生疏 有一

個人作伴 指點指點 也是好的 你不看他 現在那樣花朵兒似的妻子 一起同

走 與那無家光棍不同 難道他還搶你不成撫肩介 娘子 你放心罷 不要辜負了人

家一片好意且不悅介 咳 不聽好言勸 只怕半語又住介生白 只怕怎麼 娘子且放心罷 哈

哈日作手式歇介丑引雜挾舟上 設下牢籠計 引魚上釣鈎向外等白 僱了船來了 快快上船 我們好

連夜過江 這樣兵荒馬亂的 不可久停外無主意介小生應允介白 來了 來了庚遲疑介丑扶外小生扶老

且柔携庚同上船介丑白 一帆風順及時揚外生同白 穩渡鯨川萬里航庚白 前度禍福難預料柔白 且把性

命付彼蒼丑背向雜遞眼色介唐且驚介同行下雜吊場作得意色白 王十八倒會作買賣 重重喜事天降來 今

日借重咱們 少不得也有些甜頭跳躍下

第四幕 墮阱

布海邊夜景雜扮舟子唱秧歌上 月兒灣灣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高樓飲美酒 幾家離

鄉背井在外頭白哈哈 夥計 你看這地方 是作買賣的地方不是白 好地方嗎 四

面蘆葦 長的多高 一個人也莫有 這纔是作買賣的好地方 快請老王出來雜唱丑

丑提籃上介 老王 你看我們哥兒兩個 找的這個地方怎麼樣呢丑四望介白 真個好地方 可

以行啦雜白你招呼他出來 咱們好下手丑內叫介噲 金相公 請上來 咱們喝杯酒兒

生上白青山不解離人恨 綠水新添游子愁仰看介王兄 你看山高月小 水闊天空 好

個幽渺地方丑白這個地方好不是嗎 我請下有名的風水先生 與你看下這塊安身吉

地 那能不好呢生驚介白王兄何出此言 此地何名雜白這便是有名的黃天蕩生又發歎氣介白

呀 黃天蕩 黃天蕩 想當初宋朝南渡之後 韓蘄王領大兵南下 韓夫人梁玉紅

擂鼓戰金山 將金人殺得大敗 就在此地 好不痛快人也丑背白這真是個書獃子

他一肚子裏淨綱鑑轉向生白你記得清 韓世忠大敗金人 就是此地嗎生白這是史書

上有名的故事 那有不記得之理丑白那們你姓金的人家 就該在此地倒霉了生訝介雜白

酒介白你來 你來喝一杯長別酒兒生失驚轉身白語介噯呀 不好 果然我見事不明 中了

奸計 這話我不懂得 什麼叫作長別酒丑白我慣賣這長別酒 是遠近馳名的 你先

嘗嘗滋味兒罷雜白是呀 喝一杯好上路生戰兢兢接杯飲介雜白客官 王大哥與你有恩沒有生白

多蒙王大哥照應 敢說無恩雜白你想報恩不想生白時時在心 念念不忘雜白你想怎麼

報法呢生復介想介白願分田產之半爲謝丑白啊呸 誰希罕你那臭家當 實話告訴你 老

子看上了你那個老婆 姿色美麗 你若曉得好歹 好好的把你老婆送我 我還佛

眼相看 如其不然 抽刀拍案介白 你看 這是什麼東西 生驚跪介雜白 你放明白些 再別想拿著

乾魚放生 不知死活啦 生白 王兄呀

唱 鋼刀響吓得我淚如泉湧 苦苦哀告王仁兄 王兄呀 念小弟這一身何關輕

重 高堂上有二老無人奉承

丑白 呔 誰還管得許多 看刀 作勢劈介生驚呼介白 爹爹母親 孩兒遇見歹人了 外老且急上白 噯

呀呀王先生 你拿的什甚東西 丑白 呔 你連刀也不認識 外老且急跪求介白 噯呀 王先生

小人有眼 不識泰山 是我二老該死 只求好漢殺了我 饒恕了我那兒子罷 丑白 老

厭物多口 那有工夫與你商量 看雜動手介丑拖外雜拖老且足踢拳打落水介生左右攔阻不及張慌失措大哭介 罷了

爹娘呀 丑白 還不跟著下去 再要老子動手 莫想要落整尸首了 舉刀劈頸嚇介生收淚大叫 罷了

罷了 生指丑欲語難一足踢生落水白 不必囉嗦 快快下去 庚且急上望見生被打落水向河邊張望痛哭介 不好了 我

的公公婆婆郎君夫主呀

唱 見公婆和郎君洪濤命斷 不由人氣如火心似刀剗 偷生在天地間有何顏面

倒不如一家人水國團圓

投水介丑抱介白 娘子休要煩惱 小子爲了你 纔作下這傷天害理不管後人咒罵的事 你

須知道小子是個多情種 你跟了我 必定是你的知心如意作態介 比那書獃子 還要快

活的多多呢且又望水想跳介丑又攔介白 娘子不要輕生 你跟了我 我一定不能錯待了你就是

啦雜從旁勸白 我們十八哥 是個好人 你從了他罷 他一定不能錯待你又向丑白 你等這娘

子自己思想思想且白 容我自己思想思想丑雜俱背站介庚轉背自言介白 噯呀 且住 想我公婆夫

君 俱被賊人害死 論理我當一死殉節 但是一家冤枉 並無人知 我若白白捐

生 這樣大仇誰報 今日之事 殉節固然要緊 報仇更要緊 不若暫留此身

沉機觀變 先想報仇 後再殉節 也好叫世上的人 知道辦事須有個緩急輕重

我不妨假意應允 設計而行便了

唱 尤庚娘在船頭心中暗算 假意見收眼淚強作喜歡轉回頭介 問土郎有一事你可敢

辦 有真心你須要明誓一番

白 你如今叫我從你 我怕你心意不真 你今日把我當作好寶貝一樣的看法 你後

來又三心二意 把我不當作人 那時叫我何處投奔 你若真心愛我 你須對天明

誓 我方相信丑狂喜跪介 難得難得 你別不放心 我真是個好人 叫我起誓 這有何

難 叫我起誓 我就與你起誓 你且聽了

跪唱聽罷言來笑哈哈笑介娘子說了個亂墜天花且以袖遮面擰目裂眦指王背恨介王十八若還變

了卦 死在臘月教蛆殺

丑起白難爲娘子 實在明白 我王十八若還有心負你 我就不是王十八啦且白是個什

麼丑白那我就成了王老八啦笑介跳介白咱們趁這時候 就在船上成親罷向且動手強迫介且白噯

呀 那個不可 你想你乃江湖好漢 我雖是個失身再醮之人 也是官宦人家婦女

豈肯與人作這露草夫妻 你若這樣作踐於我 我還是一死作勢又撲河介丑急攔介噯呀呀

娘子莫要動氣 小子不敢動手就是 你說咱二人該當怎樣成親 小子無不遵命柔

娘緩行暗上手指聽介庚白依我之見 我家公婆丈夫俱死 我雖不能行三年之喪 也當守孝

百日 這百日之內 你我二人須要分離 不許淫詞調笑 等待回到你家之後 正

正經經 行個禮兒 拜個堂兒 交個杯兒 換個盞兒 那會子自然而然的 就成

了親了 如今這會子還早呢笑介丑白我怕等不得 一百天太遠了且白等得也要等 等不

得也要等 忍一忍罷止是 是 柔且暗進手指丑背恨介丑回頭愧見介笑臉介白噯呀 唐娘子 你

別恨我 我也忘不了你就是啦 你作成我一個巧得二美 好不好柔且冷笑介白哈哈

嘿嘿 我不是忌妒你有了他 就忘了我 我恨你原來是這種不守禮義的人 叫我

怎把終身誤託與你丑怒白 潑賤人 你敢笑罵誰柔面色改變百 我笑罵的就是你

丑打嘴巴介且回打哭介唱 只說你經商人走端行正 誰知你比豺狼尤其行凶 我柔娘家

雖貧頗有血性 豈作你賤寇妻玷辱清名 主意定望狂瀾將身一湧

投河介雜欲擋丑作眼色攏手止介且投下庚驚望介丑笑介白 死得好 死得妙 死了倒也乾淨 省得有他

我又為難雜白 這纔鬧了個熱鬧丑向丑作鬼臉介 娘子莫要多心 莫要害怕 這就叫天作之合

向雜白 兄弟們 煖壺酒來 一來與娘子壓驚 二來與大哥賀喜 一同回船去罷 正

是拋磚引玉妙手段 得隴望蜀心事完同下

第五幕 巧遇

布家常景末白髮扮尹仁一僮子隨上白 鎮日閑居無所事 明窓淨几讀南華坐介白 門前學種先生柳 路

旁時買故俟瓜 老漢尹仁 江南人氏 曾為官宦 退隱歸林 廣有家財 好行善

事 一向在這大江一帶 要路口上 設下救生船隻 專為救護往來失足落水之人

今日閑暇無事 不免取出莊子書展閱一番 以供消遣旁作閱書介丑扮伴鶴急上白 我尹府家

人伴鶴是也 事情奇奇怪怪 急忙稟知員外撞僮介僮白 你這是怎樣走路呢 為什麼這

樣慌慌張張 你從那裏來丑白 我從船上來 有件奇怪事 特來稟知老爺僮拉住丑介白 老

爺正在看書 沒有功夫理你丑白哈 人命大事 那能不快快稟知老爺僮白誰把你老婆

打死了嗎丑白啞 到把你媽打死了僮白倒底是什麼事情 你先告訴我聽聽 我纔放

你進去丑白你聽我說 昨夜刮了一夜大風 我想必定刮起幾條大魚來了 因此上起

了一個大五更 把船停在江心 下了幾網 誰知道 重沉沉的好容易趁起來 你

猜撈上一個什麼東西僮白想必是個大魚丑白不是的 是一個被強盜打落水中未死的漢

子僮白救起一個人 也算不了奇事 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我不愛聽你那鬼話放手舉步

欲行介丑白兄弟還有話呢 我救了那個漢子 又去撈魚 誰知道網下去了 再也趁不

起來僮白這一回想必是大魚了丑白我便叫那漢子幫着 我好容易才趁起來 你猜是個

什麼東西僮白必是大魚丑白那裡是大魚 是一男一女兩個死尸僮白你看晦氣不晦氣丑白

誰知那漢子一見 大哭起來 好不悽慘 說是他老子娘的尸首 你說奇怪不奇怪

現在我把尸首移在岸上 教人看守 特引那漢子來見老爺丑介先聽介說書起立問介白

伴鶴你在那裏講說什麼丑向末恭立介稟老爺 今日大早 撈起三個人 兩個死的 一個

活的特來稟知老爺末是了 你講的話 我都聽見 你便將那漢子喚來 我親自問

他一番丑那位漢子進來生散衣上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老丈在上 難人

叩頭外挽介先生少禮 請坐生白不敢 被難之人 禮當站立講話末白坐了好講話生白

謝坐末足下是何方人氏 尊名上姓 怎麼遇盜 令尊堂又在何處被害 一一講來

生白老丈既問 聽我道來

哭唱金大用開言淚滿面 中州城內有家園 猛然間賊寇造了反 奉親携婦走江

南 整裝上路不日半 逃兵四處擾閭閻 隨行僕婦披冲散 川資細軟全蕩然

父子四人同落難 伶仃孤苦受顛連 路遇十八王凶漢 也携幼婦避烽煙 悔

不該不聽妻子勸 同他結伴上賊船 那晚到了黃天蕩 十八誘我上江邊 立

逼我把妻子獻 晚生婉言與周旋 我父母也將好言勸 竟遭打落赴黃泉 晚

生一時肝腸斷 隨着二老把命捐 今日我將恩人見 尙不知妻子在那邊 二

老骨骸怎能殮 老丈看我難不難

末唱聽一言來好傷慘 回叫相公聽我言 老夫最愛行方便 千斤重担我承擔

白有這等事 可傷可傷 公子且自節哀 保重身體 令尊人身後裝殮 老夫一力

承當生哭拜介白老丈高義 晚生只有犬馬圖報了末白些須小惠 何勞挂齒丑狂笑上白笑話年

年有 今年笑話長 死的會配對 活的也成雙儂白傻子 你瘋了嗎 怎麼又說起鬼

話來了丑白今天這水裏 怎們這些死人指生白方纔又救了他的老婆 也是從水裏撈出

來了 還口口聲聲叫金郎丈夫呢生聞聲驚起介呀 管家 我的妻子 現在那裏 還是死

了 還活著呢丑白鮮魚活跳的 他是龍王爺特意差遣送來 與你團圓的末白休得胡說

你快去請來 就說金相公在此 請他前來相見丑白是丑引小旦上生起迎介丑白金郎在那裏生白

賢妻在 在 那是近介忽退步揉眼復視介生白呀 呀 這是強盜王十八的妻子 乃是我

的仇人到了 我雖不能打死王十八 我先打他的妻子作勢打介且急跪介白奴家有話 容我

細細說來末從中攜介白難道此位不是令正夫人嗎生手搖介且白嚶呀 老爺呀

唱賤妾雖將王賊嫁 自幸白璧尚無瑕 不願與賊作牛馬 罵賊投水浪番花

心知金郎仁義大 因此上忍恥來會他

末白聽小娘子之言 你尙未與王十八成親 當初因何從賊請白只因流寇造反 我母帶

病逃荒 行到中途 我母病勢垂危 正在求告無門之時 遇見王十八 他肯出力

照應我母身後之事 當下向我求婚 我說有恩當報 可以許婚 只是熟孝在身

不能急速 誰知那賊 原是貪圖我的顏色 不是真行仁義 遇見金大娘子 他又

起了行凶霸佔之心 是我見他種種傷天害理 知道他必不能善終 後悔在心 無

法逃走 恰巧那賊害了金家三條性命 我罵他幾句 他就與我動凶 故此我投水

身死 不想被老爺府中家人將我救起 言說方纔救了一位金相公 我想在船上的

時節 眼見金家公子 是個仁義之人 如今又在一處遇救 自歎孤身無主 不如

冒稱是金郎的妻子 可望府上收留 公子若不允許 叫奴投奔何方 只好還是一

死便了金白我妻尤氏 本是賢德之人 如今未知存亡 叫我收留他人爲妻 我是斷

斷不能應允未想介小娘子不肯失身從賊 也非尋常之女 既然來到我家 小娘子不

必驚慌 金公子不必固執 老夫自然有個辦法 家人過來 你領這位娘子 去到

後面 見過夫人 好生款待 有話慢慢再講且驢頭介白謝老爺且下未向生白公子飄泊無歸

還是在舍下暫住幾時 再作道理生揖白老丈高義 本不當辭 怎奈晚生報仇心急

葬親之後 卽當前往鎮江 密訪讐仇 不敢多延時日 擾累尊府未白公子這就錯

了 你想王十八 乃江湖大盜 羽翼甚多 你隻身訪他 縱然訪出 也非善計

老夫現有舊友 名喚袁濤 掌握兵符 我替公子寫封書信 託他嚴拿密訪 必不

致於漏網 公子請多住幾日 老夫有一小兒 便請公子代爲教導 聊以解悶 豈

不兩得生揖介白多蒙老丈厚愛 只恐晚生學淺 不敢抗顏爲師未白不必過謙 你我且

到書館一去 正是 有意栽花花不放

生白

無心插柳柳成陰

請同下

第六幕 殺讐

布房中景庚旦愁容上唱

尤庚娘坐愁城思前想後

忍不住點點兒血淚飄流

自那日離家

門暫避流寇

路遇見王十八前世冤仇

那賊人真乃是人中禽獸

安排下牢籠

計引魚上鉤

小郎君不聽我良言苦口

反怪我忒多心枉自担憂

自那日黃天

蕩忽然停走

天未晚尋僻地早早泊舟

一望間高巍巍層巒疊岫

一旁裏惡森

森蘆葦橫洲

昏沈沈雲影裏月光半漏

悽慘慘寒風起波浪颼颼

王十八親把

蓋呼郎飲酒

強逼他將奴獻桃李相投

實可憐二公婆命喪賊手

又可憐將奴

夫拋向中流

我心想投江去被賊看守

猛想起報仇事要我出頭

爲雪恥沒奈

何巧言相誘

爲全身沒奈何假意應酬

望前途渺茫茫天長地久

那一日纔渡

過了這恨海悠悠

白 奴家尤氏庚娘

只因流寇造反

跟隨公婆丈夫

逃至中途

遇見王十八凶惡之

徒 謀色害命

將我的公婆丈夫

一齊推落水中害死

把我擄到他家

我自幼讀

書明禮 豈肯背夫從賊

怎奈剩我一人

若不通權達變

設一巧計

焉能報得此

仇是那賊逼我成親 我用個緩兵方法 保全貞節 必須哄騙那賊 叫他心不疑
我 然後可以下手 說是庚娘呀庚娘 你今日所處的境遇 真比那越王勾踐臥薪
嘗膽的苦處 還更加十倍也 我原說是百日之後 方可成親 料想賊子今夜晚間
必來纏擾 我且假意殷勤 聊爲喜笑 相機行事便了

丑扮上十八上唱 作事要把心口握 自來無毒不丈夫 喜的我足跳手又舞 今夜晚上
一定享豔福

向旦 噯呀 今日是咱們的喜慶日子到了 從今天起 就要雙雙入洞房作夫妻啦

你却怎麼還是這樣蓬頭散髮的 也不漂亮漂亮 你就該穿兩件新衣裳 帶些好頭
面 叫我看着喜懽呀 以手撫眉作凝臉介且作怒容立避台角白 來到你家 不會兒有什麼衣服首飾與

我 你叫我穿什麼呢 戴什麼呢 丑向場下白 你看他那個樣子 像是嫌我家裏窮

待我先把家當擺出來 歌衣領袖髮介轉身向旦白 娘子每日愁眉不展 想是嫌我家窮 指介 來來來

那幾個大皮箱裏 衣裳首飾 錦繡珠翠 樣樣都有 娘子隨便檢着穿 挑着戴
走到街上人人愛 遞鑰匙介且假喜接介白 你且去罷 待我慢慢的梳粧 丑白 今日轉回家鄉 方

纔遇見一個同道的朋友 約我去大街飲酒 娘子你千萬梳洗打扮 擦胭脂抹粉

我今晚一定要陪伴娘子 你却不能推辭 笑介口假笑丑跪下且指背恨介四顧無人歎介白 噯呀 想我庚

娘 冰清玉潔 今日落在賊手 失節就在頃刻之間 我早已拿定主意 要報大仇

但是我小小女流 孤身獨自 要爲世上存些公道 這一點苦心 不知天地鬼神

可曾看見否 看天歎介白 我不免對着空中禱告 求上天助我成功 跪介白 噯呀 天地呀 鬼神

呀 這世間上冤枉的事情太多呀 實在不成一個世界了 我尤庚娘 今日要把奸

人賊子剪滅鏟除 若能成功 就可以把世間上的公理伸上一伸 若不成功 可就

是把小民人的冤枉 更加深了一倍 噯呀 天地呀 鬼神呀 我的祖宗呀 我那

死去的公公婆婆丈夫的陰魂呀 求你們暗中助我一助 作成此事 好叫世上人有

些微懼 莫叫那不循公理的人 作了壞事 還要得好處 更要橫行無阻 真不成

個世界呀 我尤庚娘滿心的話 一時亦說不盡 只求上天快快鑒察罷 快快鑒察

罷 連進磕頭介 哭介又徘徊介抬頭見牆掛刀介喜介白 啊 現有寶刀一口 掛在牆上 這豈非是天叫我

成功嗎 待我卸下一觀 卸刀看介白 觀見此刀 明光閃閃 鋒芒銳利 這賊行兇作惡

不知殺了多少好人 我如今正好用此刀殺他 想介白 我聞人言 萬物皆有靈氣 我用

此刀行事 也應當拜他一拜 目光注刀視介白 說是刀哇 噯呀刀哇 我庚娘今晚爲親報仇

借重於你 你且在上受我一拜來

拜介唱 置寶刀向前來躬身下拜 借重你砍下了冤家頭來起持刀唱 你平日幫賊人作惡

爲害 今夜晚我與你免禍消災

禱笑白 這就好了 王十八你休在那裏胡思亂想 大料你這條狗命 斷送於我之手

天不早了 待我梳粧起來 再好用計入鞘復掛牆上虛下老且歪嘴場登獨目扮王十八之母繞走上白 家有光棍

招光棍 家有梧桐引鳳凰 我的兒子名叫狗兒 人稱王十八 常在江湖浪蕩

前日出外回來 娶下天仙般的一個媳婦 無奈這個婦人 硬說是不肯拜堂 也不

來給我磕個頭兒 我不免先去見他一面小丑扮王十九指老且罵介白 我把你個老不死的討飯婆

兒 瞎心怎樣長苔呢 任憑你大兒子左一個右一個 收妻小 討老婆 也不與我

娶上一個 我王十九就該一輩子當光棍嗎老且撥小丑介白 好娃子 你見你哥娶媳婦 你

吃起醋來了 我兒別哭 媽媽跟你哥哥說 叫他檢着好的 給你拾上一個就是了

小丑作態介白 那們要跟他那一樣的纔行 不啊我就不依丑引且懸牆上丑向且白 娘子這是母親 這

是兄弟 見個家常禮兒且不語勉強福介拜後背恨作派小丑某視軟癱倒地狂笑介丑白 娘子 咱們回房去罷

我這一家人 就我是個好人 除過了我 沒有一個正經東西引且下小丑白 啊呦呦 我的

骨頭麻了老旦指井向場下白 眾位先生 看看我家後人這些形像 就知道我家該當怎麼樣

結局啦小丑爬起亂望喊介白 我瘦子跑到那兒去了老旦白 向你哥哥房裏去了小丑白 我也跟他

們睡去老旦白 放屁 你還是跟老娘睡 走同下

布房中景丑引旦跪上丑唱 想當年耍光棍一條扁担 得來了美老婆好不喜懽

白 嘆 娘子你我勞頓多日了 今日纔得如願 但願此後 年年偕老 日日成雙旦合

笑介白 你怎麼沒有煖壺酒來 我來到你們家裏 一點款待的意思也沒有 還說是多

情知趣呢丑白 我今日在外邊已經喝了三斤酒了 娘子你能喝酒嗎旦白 虧你活了三十多

大年紀 連這點規矩也不知道 今日銀河初度 焉有不飲酒之理 一杯水酒也捨

不的吃 還誇你是什麼財主呢丑白 這是我的錯了 只要娘子喝酒 小子有酒 待小

子煖酒 陪娘子再喝幾杯丑煖酒介旦背恨指介丑轉酌酒介白 娘子是客 先飲一杯丑作笑承接飲介白 多

謝官人旦酌酒回敬丑介白 你也吃個雙杯兒丑喜跪接飲介白 多謝娘子厚愛丑作媚態介白 快起來 人家

看見笑話丑起背白 哈哈 自從他到我的手 這些日子 總是不說不笑 我只當是

個木雕泥塑的美人兒 中看不中吃 豈知他還能這樣的有趣以手拍膝大笑介白 樂煞我也

樂煞我也旦復背指丑恨介轉向丑白 酒冷了 快趁熱多飲幾杯罷丑白 娘子斟酒 小子我儘量

的吃 今晚非吃死不可且連斟且連飲介且白 換大杯來 官人再吃兩大杯 好上床安眠且白 酒

太多了 吃不下去了且白 官人若不飲此一大杯 莫非是愛我之心不真且白 娘子說那裏

話 待我勉強吃下就是欲介且又斟大杯丑又連飲介醉伏介且白 你再吃兩杯兒且糊塗語介且白 你再少吃點

不應介且白 好了

唱 一見賊人昏醉倒 氣的我心血似湧潮 殺人賊你的死期到 大料插翅也難

逃 噯 公婆耶 郎君耶 我今與你把仇報 還望你暗暗助我成功勞 忙抽

短刀出了鞘抽刀介 向賊項下砍一刀

舉刀砍介丑連椅倒丑撐起帶傷亂撲介且連砍介丑死介且坐地上緩氣介老且緩上白 狗兒屋裏聽着怎麼這們亂七八糟

的 待我前去看看入內介且驚起介老且白 媳婦 狗兒那裏去了且首 你問的是誰老且首 我問我的

兒子狗兒 是你的丈夫且首 那邊去看老且驚跌介 媳婦 你 你 你怎麼殺起人來了且首 吠

老賊 誰是你的媳婦 你養子不教 使作大盜 害死我家三口 今日仇人見面

尙有何說 欲殺老且介懲笑介 哈哈 嘿 嘿 王十八的老娘 也死在我手中

天理昭彰 養子不教 作賊行凶今日都報應了 我不免割下他二人首級 祭奠公

婆郎君一番 然後我一死殉節 去到陰曹找我那公婆丈夫去也

持刀取首列置桌上哭拜唱 尤庚娘備二牲來把祭上 請公婆和郎君享受一場 冤報冤仇報

仇分毫不爽 現報應方顯得天理昭彰

起介白 祭奠已畢 待我拔刀自刎了罷 忽然想介白 啊呀 且慢 想我尤庚娘生在這世道昏

沉的時候 是一個獨往獨來的女丈夫 若是糊塗一死 却與世道人心有什麼益處

不如將我忍恥報仇的緣故 說與眾人共知 好叫那些受人欺侮的 增長心胸

也好叫那些倚強欺人的 知道報應 況且這場人命 擺在這裏 明日官府必來相

驗 豈不要連累他人 我一息尙存 再把公理說上一說 待我寫信留下 看桌介白 噯呀

無有紙墨筆硯 這却怎麼處 想介白 有了 我不免撕下衣襟 沾起血水 將事情原

委寫在牆上 方顯得我光明磊落也 撕衣沾血書牆介白 好漢作事好漢當 持刀殺人尤庚娘

那日行船黃天蕩 謀色害命賊心腸 他害我家人三口 我壞他家人一雙 自古當仁

有不讓 冤冤相報又何妨 我勸世人須猛醒 莫倚強暴欺善良 後來官府如相驗

休累池魚遭禍殃 小丑扮上十九綫上白 媽呀 媽呀 這老乞婆不叫我上嫂子屋裏去 他到上

我嫂子屋裏看熱鬧去了 我不免也趕上前去 入門介且驚介急捨刀白 刀鈍不入介且白 噯呀 不好

怎麼此刀不聽我使喚呢 小丑看腕介白 怎麼殺起人來了 這還了得 奪刀介與且相持且拋刀奪門出奔

王十九追下旦復上白 啊 看前邊有一蓮花池 我不免投水一死 金郎金郎 快引爲妻一同

去也 投水介下內雞啼介十九上喊介白 殺人了 殺人了 街坊鄰舍快來 我家新媳婦殺了人了 外末

丑小生扮衆鄉人上白 天還沒亮 你這奴才 在這裏喊叫甚麼 丑白 我新嫂子 把我哥哥和我

媽都殺死了 衆白 有這等事 我們進去看看 進門介末踐戶絆倒介丑白 啊呀 有鬼有鬼 衆向王十九問介白

這是新娘子殺的麼 丑白 是呀 衆問 新娘子往那裏去了 王十九白 跑出去了 衆白 我們快去追趕 外

抬頭望介白 且慢 你們看這牆上 紅字寫的是甚麼 願小生介白 李相公你念給我聽聽 生白 待我

念來 念介 好漢作事好漢當 持刀殺人尤庚娘 那日船行黃天蕩 謀色害命賊心腸

他害我家人三口 我壞他家人一雙 自古當仁有不讓 冤冤相報又何妨 我勸世

人須猛醒 莫倚強暴欺善良 後來官府如相驗 休累池魚遭禍殃 衆白 噯呀 好的好

的 這個女子 原來是替夫報仇 可算得是個烈婦 丑白 噯呀呀 人命關天 此乃是

非之地 不可存站 咱們快跑快跑 等一會差人來了 拿咱們當凶手 那還了得

生攔介指牆介白 衆位不必慌張 有這牆上的字 說得分明 新娘子一概承認 此乃是高

等人物 作下高等事情 你我樂得與他作一個證見 末白 閒話少題 我們追趕新娘子

要緊 王十九白 尋著了我還要呢 給我當媳婦罷 末白 呸 你還嫌你一家子賊種沒死絕嗎

這孩子也不是個好東西對衆白他家大人都死了 這人命官司就得他打 咱們先把

他綁了 等回頭老爺來了 再聽發落衆白不錯 是得很 把他綁了綁小丑介同行介末暗向衆白

咱們住在此地 都是老街舊鄰 誰都知道誰家 今天說句公道話 把王十八這娘

兒倆殺的真不虧 咱們左鄰右舍 誰不受王十八的害 實在把人害苦啦外白可不是

嗎 王十八倚勢欺人 不知作了多少壞事 咱們村中想要告他 他素來交通書班

衙役通同舞弊 打官司又打不過他 正在無法 想不到這位新娘子 替咱們把害

除了 真是痛快生白看這新娘子跑腳踪 像是跳到那蓮花池子裏去了 咱們跟著

找 莫讓他死了 留一活口 好打官司繞場走介丑看介白是的 在那裏呢 待我去撈

去撈出介衆驚介丑白你看這面貌像活的一樣 跳的工夫不大 怎麼就會沒了氣呢 真是可

歎可憐末白老漢有一句話 對你們大家講一講衆白恁瞧怎麼辦好末白這位娘子 孤身獨

自 能替公公婆婆丈夫報了大仇 可算得有志氣衆白真有志氣末白可算得有才幹衆白

真有才幹末白這樣人真可稱爲烈婦 這可是咱們鄉下人按著實事說的 不是文墨人

虛言應酬說的衆白真算得是個烈婦 不是虛言末白依我之見 咱們先去報官 等待老

爺驗完屍首 咱們大家湊些銀錢 把這位義烈娘子 厚厚的成殮起來 並且把這

件事情的始末原由 詳細寫明 立一通碑 一來表彰這位烈婦才節過人 可以安
慰烈婦的英魂 二來我等出力表揚烈婦 纔見得我等有好善惡惡的良心 好叫人
說我們這個鄉村 古風猶在 三來這一通碑 過往行人 常都看看 發動多少砥
節勵名的志氣 簡直是與衆人留下模範 這世間上的志士仁人 雖然稀少 有此
一舉 還可以不至斷絕 衆白 到底是上年紀的人 說出話來真有道理 我們贊成 一
定贊成 實在是贊成得很 外白 我還算是個殷實之家 這棺槨錢應當我出 小生願
捐一身鳳冠霞帔 末白 我把我女兒的嫁粧首飾 捐與烈婦戴上 丑白 我把我媳婦的新緞子
鞋捐與烈婦穿上 末白 如此我們暫把屍首寄在關帝廟裏 報官去罷 正是 真魂杳杳
上天庭 外白 留却玉貌麗如生 生白 立碑建祠傳佳話 丑白 好與人間作典刑 同下

第七幕

議婚

布宮家缺老旦扮丑夫人且扮唐奎娘婢隨上老旦白

日月不催人自老

白霜染鬢又成絲 丑白 當年絕代良家

子 此日飄零異地身

老旦白 柔娘

我看你自從來到我家

十分良善 每日這般憂痛

可不要悶出病來

老身替你想過

你雖許嫁王十八

但是未曾成親 金公子正

在失偶 你兩個患難相依

聲投氣和

不如結成眷屬

倒是一樁好事 不知你意

下如何且白不瞞老夫人說 難女與那金公子 遇難之時 是聚在一個船上 遇救之

時 又湊在一個人家 雖非瓜葛之親 却也相連不散 因此也有依託公子之意

只是公子拘泥不允 也是枉然老且白 這個容易 有老身在 如今把你認作我的義女

請你義父和他去說 多管一說便成且白 如此女兒拜過寄母拜介老且白 我兒起來顧婢介白

有請老爺婢應下末扮尹仁上白 姻緣本前定 何消費舌唇 適纔丫鬢來說 夫人已把唐柔娘

認作義女 要與金相公說成婚姻 這件事正合我意相見介老且白 兒呀 拜過寄父且拜介 爹

爹在上 受兒一拜末挽介白 兒呀 你終身大事 包在爲父身上笑介老且白 請坐末白 夫人美

意 正合我心 我已曾向公子說過 那公子義氣深重 因他妻子庚娘 至今不知

下落 心中悲切 不肯續絃 他說多承柔娘青眼相看 倘能重見庚娘 尚可屈作

第二夫人 倘若不見庚娘 他也無心生存於世 只好辜負盛情了老且白 照此說來

他並非十分拒絕 不過此刻故劍情深 不肯續絃 這也是存心正大 只怕庚娘落

在虎口之中 萬無生理 豈可如此消磨歲月 老爺你何不替他打聽打聽 有何辦

法末白 夫人 下官想之再三 那王十八乃是江湖大盜 那裏有真名實姓 大地茫茫

却從那裏去找 只好徒託空言罷了且白 只要公子不棄葑菲 孩兒情願虛留著庚娘

的正位 以媵妾自居末白我兒如此謙恭 方於情理相合 待我相機爲之侍書急上白稟報

老爺 金公子哭倒在書房地下衆急介白爲甚麼呢侍白適纔伴鶴來說 維揚出了一件新聞

有個新娘子 把他婆婆丈夫一齊殺死 只留一個小兄弟 那新娘身跳水中一死

報官相驗 方纔知道 那被殺的一家不是別個衆白是那家呢侍白便是江湖大盜王十

八衆白痛快呀 痛快呀侍白那殺人的又不是別人衆白是那個呢侍白便是轟轟烈烈女中丈

夫尤庚娘衆驚歎介白呵 有這等事 真是難得末白可惜智勇雙全的尤庚娘 竟然死了

待我先去勸慰公子 正是 一波未平一波起 且求杯水救燃眉同下

生扮金大用痛哭上唱罷了 庚娘我的妻呀 死別後無一日不把你念 實想著懷利刃訪

報仇冤 適纔問聽伴鶴講說一遍 纔知道賢德妻先我著鞭 執鋼刀將狗賊母

子命斷 雄赳赳氣昂昂義薄雲天 有這樣賢德妻巾幗好漢 愧煞了金大用鬚

眉兒男 嚶 妻呀 你只圖陰曹府團圓相見 又豈知你丈夫覩而人問 金大

用直哭得肝腸裂斷 恨不得蹈白刃重赴黃泉

侍書上白公子且住悲聲 老爺來了生白嚶 妻呀末白嚶呀 公子不必哀痛 我來相勸 請

聽老夫一言 方纔聽說庚娘報了大仇 真是痛快 要知人死不可復活 痛哭也是

枉然 還是保重身體 另圖事業要緊生白多蒙老丈厚意 只是庚娘已死 大仇已報
小生萬念都灰 大料也不久生在人世了末白公子這就錯了 你想你父母在堂之日
盼望你立業成名 何等心切 今日大仇已報 你就把身體事業一齊看輕 何以爲
孝呢 就是庚娘有知 也一定不願意你這樣生醒悟介白老丈責備的話 是有至理 據
此說來 我還是死不得末白人生世上 總以能作有益之事爲主 那有白死的道理生白
晚生多承指教末白請坐了 老漢有一句要言 只是公子傷心之際 講出口來 未免
太不近情生白老丈請講末笑介白就是唐柔娘的事情 我二老已把他認爲義女 我想你二
人遇難之時 同在一船 遇救之時 同在舍下 這其中分明有個天數 況且你二
人品行俱高 老夫滿心敬愛 不能不作成此事 意欲把柔娘與閣下續絃 公子看
在老夫薄面 須得應允生白老丈厚愛 本不應却 只是我那前妻 替我家報了這樣
大仇 他能作一個烈婦 我也當作一個義夫 何忍負心再娶旁人爲妻末白公子何以
這般太拘 老夫平生 不勸人作不義之事 是我看公子收了柔娘 乃是一樁義舉
故此相勸 古人云 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 公子正在青春 焉有不續絃的道理
公子若是不忍負了庚娘 小女有言在先 情願虛留庚娘正位 以偏房自居生白如

此說來 未免有屈令愛未白此乃小女深明大義 却有何妨生白如此且待追薦前妻亡魂

祭奠過了 選擇良晨吉日 再成大禮 岳父請上 受小婿一拜未挽介白賢婿請起

笑介老夫今日纔得放心鬚生武裝扮袁帥差官隨上白握符勦流寇 班荆訪故人 唵 袁濤 官拜

盪寇將軍 奉了聖上旨意 追勦流賊 統領大兵來到洛陽 因此地有一尹仁兄

與我八拜結交 今離他家不遠 不免下馬改裝拜訪一回 人來差白有 與老爺更衣

生白去稟尹老爺 說我來拜 差向侍白副將軍袁大人請見你家老爺 侍白少待 待我稟過

入稟介 有一位副將軍袁大人請見 未白啊 原是故人到了 快快有請 願生介白一同見過起迎

介相見介生白仁兄未白賢弟同白久違了 大笑介讓坐介侍獻茶介小生傍末坐介生白仁兄起居可好未白承問了

賢弟身旁却好 生白仰仗洪福 倒也強健 未白賢弟此行 有何要公 生白爲弟奉旨征勦流

寇路過此地 因便拜訪 還求仁兄指教 未白賢弟兵精將廣 韜畧優長 此番勦寇 定

然馬到功成 生白時事艱難 官場不知民間困苦 仁兄祇可規勸小弟 不可誇美應酬

染了官場習氣 相大笑介生願小生白請問此是何人 未白此乃中州名士金大用 避難流落至

此 愚兄留他教讀小兒 其人品學兼優 倒是個有用之才 生白仁兄賞鑑 定然不錯

小弟營下 現缺一位文案 意欲請金先生執掌文書 此番成功 我還要破格請

獎 不知仁兄肯作曹邱否 未願生白 公子意下如何 小生白 二位老丈提舉 小生無不遵命

生未同白 如此甚好 先生收什行裝 就此起身同去 生白 小弟有公事在身 不便久留

正是 聖代卽今多雨露 生白 人文從此際風雲 同下

第八幕 開墳

布荒郊景設墳題烈婦尤庚娘之墓雜扮樵夫携斧上詩 樵罷歸來日暮天 担柴難買養身錢 窮民那有經

營計 辛苦終朝手足胼 雜扮漁夫提籃上詩 漁子生涯在水鄉 朝朝只盼願能償 誰知釣叟

心情苦 空網携回過石梁 傑白 在下李四是也 漁白 在下張二是也 相見介李白 張二哥請了 張白

李四弟請了 你我今日閒暇無事 在此坐下談一談 坐地李白 想咱二人 原是耿府中的

僕人 因犯小過 被耿老夫人將你我辭退出來 不到兩月工夫 把主人賞的幾兩銀

子 全都花完 因此我當了一個砍柴的 你當了一個打魚的 想法糊口 這也是

命該如此 三哥 你這兩天 打魚的買賣可好麼 張白 有甚麼好 天旱水淺 魚不上

網 昨天撈得一條魚 賣了幾個錢 吃了個半飽飯 今天連一條魚也沒撈上來呢

四弟 你那打柴的買賣 比我靠得住些罷 李白 我這打柴的買賣 更提不得啦 費

好大力氣 纔砍得一担柴 遇見這錢財極緊的時候 賣貴了人家不要 賣賤了也

是不夠吃飯的 咱二人是一樣了對歎介李白三哥 我今天說一句話 咱二人是苦了多

半輩子啦 手裏一個大錢也沒攢下 又赶上這兵荒馬亂的年頭 米糧極貴 沒有

地方去掙錢去 簡直就得餓死 咱們還得想個法子張白四弟 你好不明白 誰叫咱

們不生在國家好的時候 生在這末脚年 這個末脚年 國裏的人民 大眾全都受

罪 咱們也跟大家一樣 那能不受罪呢李白三哥我倒看出一注大財來 不知道你敢

作不敢作張白窮到這個份上 只要發財 還有甚麼不敢作呢李白昨日聽見人說 此地

出了烈婦尤庚娘 許多富戶人家 給他湊錢 置辦衣衾棺槨 金銀首飾 葬的很

是豐富 我想新墳創開很是容易 况且庚娘是異鄉來的人 娘家婆家 均不在此

處 無人照管 咱們今夜晚上 唱一個紫霞宮盜墓 得了東西財物 對平均分

你看好不好張白財倒是一筆好財 你看人家尊敬烈婦 給他買衣裳首飾 咱們欺負

烈婦 打劫他的衣裳首飾 這件事情作得嗎李想介白這件事情本是作不得 如今話不是

那樣說張白是怎樣說李白我替烈婦想一想 他決不拿錦繡綾羅 金銀珠寶 當作要緊

的東西 那烈婦心裏的主義 就是孟子說的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

只要能取義成仁 連殺身他都不惜 他眼睛裏看這好衣裳 好首飾 在他身上乃

是一文不值 何足爲榮 咱們決不傷他的屍首 只取衣裳首飾救咱們的窮 大料

烈婦也不怒恨咱們 強如把有用的東西 埋在土裏變爲無用 張白你真會說 那們就

趁著新墳好刨 咱們今晚上就去刨去 下又上布墳得景李白咱們一個人作活 一個人望風

一人一回的輪著來 我先下手 創介歇介李白輪著你了 張白我心裏先害怕的要緊 勉強創介見棺

且內呻吟張拋斧立抖介 噯呀 有鬼有鬼 李白走 你真是沒用的東西 那裏有甚麼鬼 你且走

開 待我來挖 啓棺蓋介且長吁起介二人大驚白 了不得啦 烈婦顯了聖啦 三人跪介同白 烈婦恕罪 我

們是萬不得已而爲之 罪該萬死 烈婦恕罪 戰抖介

且閉眼唱 這幾日悶的我頭昏腦眩 好一似九幽城來把身安 猛覺得一陣陣清風拂

而

張李白 是又活啦 娘子醒來

且睜眼介唱 睜雙眼又只見人跪兩邊

仰看介白 滿天星斗 半夜三更 這是甚麼地方 你二人又是何人呢 張白 烈婦娘子饒恕

這開墳劫墓的勾當 小人從來是不敢做的 這是頭一回都是李四他勾引我的 李白

娘子 莫聽他張三的話 他與我是一樣 因爲窮極了 來此挖墳 如今他不認帳

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旦白嘜

唱 見二人無精采跪在當面 你怨我我怨你神色不安 這事兒倒叫我心中莫辨

暗地裏將情形審察一番自看介 身穿著是誰家綾羅綢緞舉手抹介 頭戴着是誰家珠

寶釵環又四看地介 一弓兒小墳塋半開半掩 木森森草離離黃土未乾 三尺兒青石

碑當前立站 上題着尤烈婦埋於此間 是 是 是 我明白了 生前情死後

景心下悠然

白 我明白了起介出椅介 你二人不必害怕 我不怪罪於你張李連叩頭介驚疑看介 娘子寬恩起立介

想介 按首飾擲地介白 累你二人挖墳 倒是救了我 無以相謝 你們拿這東西 換些銀錢

做些營生去罷李張同白 娘子這個東西 小人可不敢要啦 只要娘子不究問我們挖墳的

罪名 娘子說出家鄉住處 小人情願送娘子回去就是了旦想介白 我也無家可歸 只求

你二人行個方便 把我賣到廟宇庵堂裏面 我有個修行的地方 也就是了張李白 娘

子 小人們從不敢爲非作歹 此刻迫於饑寒 作此不仁之事 娘子不深見罪 已

經感恩非淺 那還敢賣娘子作尼姑呢旦白 這是我自己情願 與你們無干 這些簪環

首飾 你們拿了去罷張李手接拾起介 謝過娘子同徘徊想介 這却怎麼處呢李白 有了 我想起一

個主意來了張正容介白 你敢出壞主意 我便與你喧嚷李白 你當我想的是姦淫婦女的主意嗎 我想的是正經主意張白 正經主意打那兒來的李白 打咱們舊主人耿老夫人那裏來的 你當我想的是那個壞主意嗎 我想起咱們那位舊主人來了 那位耿老夫人家財百萬 寡居無子 待人厚道 持齋行善 若是這位娘子到了那裏 准保情投意合 相當得很吧張白 那可真是好事 這位尤烈婦 與耿善人 湊到一處 一准是對勁合式 別提多們好咧李白 咱們二人 在耿府充當僕人 也不過是看園掃地 挑水澆花 又有工錢 又有飯食 有多們好 只因我好賭錢 你好喝酒 故此把咱們二人辭退下來 咱二人想要回去 實在沒臉去見 纔鬧得一點落兒也沒有啦張白 咱們要是有一點落兒 也不至於幹這挖墳作賊的事李白 如今咱們就拿這位烈婦當作進身的台階 用船把烈婦載到耿府 見了主人 說明烈婦的才能志氣 無依無靠 求他老人家收留 然後說求賞咱們飯吃 主人若是不信 請問這位娘子 咱二人在荒郊曠野之中 恭恭敬敬 一動也不敢動 這心准對得住天 就憑這一點好處 老天爺必然賞咱們一條活路 豈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主意嗎且旁聽點頭介李白 請問烈婦娘子 方纔小人們說的這個主意 娘子意下如何張白 你二人說的這位耿夫人 現在

家住那裏 他可是當真的孤身無兒 門庭清淨麼張白這位耿夫人 家住鎮江 離此
不遠 渡過江去就到 他是寡居無子 吃齋念佛 家裏清淨得很 娘子若去投靠
耿夫人見娘子這般賢德 必然敬重收留 娘子住在那裏 比廟裏修行還好 何
必要作尼姑呢且白如此有勞二位相送 且到那邊再看張白四弟放船呀 咱們連夜送娘
子過江去也

放船介且唱

見船艙不由我心神蕩漾 一種種傷心事觸感愁腸 想當初若不是賊船

誤上 怎落得親骨肉道路淪亡 無奈何媚賊人假裝模樣 無奈何下毒手斷送

強梁 無奈何寫冤書粉白牆上 無奈何全清節赴水池塘 魂靈兒隨清風飄飄

蕩蕩 陰曹府遇見了年邁高堂 他言說我丈夫未曾命喪 我與他續前緣離短

會長 他領我入墳中魄合魂上 伸手足但覺得四面堅牆 猛聽得一陣陣刀斧

響亮 睜雙眼兒而前人影燈光 纔知是好心人將我厚葬 劫墓賊貪財帛坐地

分贓 他勸我投奔人鎮江去上 還恐怕所遇人又非善良 罷罷罷休休再莫

妄想 是冤家免不下狹路相當 天壤間任憑我獨來獨往 又何必前瞻顧後無

主張 那管他人心詐鬼蜮魍魎 那管他世路險猛火煎湯 那管他設巧計千奇

百狀 那管他造蜚語話短道長 縱然合王十八葫蘆依樣 也不過陰曹路多走
一場 主意定自覺得心雄胆壯 急忙忙移蓮步躡上船艙上船介 叫二人近前來細

聽我講 有煩你連夜早晚送我過江同下

第九幕 勦寇

布野景淨扮盜魁率嘍囉上白 老爺生來本姓牛 豪傑威名貫九州 太歲頭上誰動土 管叫他性

命一具休 唵 牛金彪 適纔小子報道 袁濤娃娃 太不自量 領來大隊 捉拿

咱家 小子們應 啊淨白 勒馬回兵 劫殺一陣吶喊下 鬚生武裝扮袁濤率卒上白 大將出征胆氣豪

腰橫秋水雁翎刀 麾下虎貔十四萬 爭堪一戰立功勞 唵 副將袁濤 奉命追勦

流寇 來此一時望介 觀見敵人 殺奔前來 三軍們卒應介 阿生白 擺開隊伍 冲殺一陣淨

領嘍囉上相遇生白 來將可是牛金彪淨白 然也生白 國家何負於你 你們總該作些安分良民 不

該擾亂邦家 你今無故造反 本帥親統大兵 前來捉拿 還不下馬受縛淨白 不必誇

口 放馬過來大戰介生槍挑淨落馬被拿介同下

第十幕 遊山

布野景小生扮金大用官服帶孝且扮唐柔娘帶孝引四卒一饜搖船上生白 昔日戲言身後事 今朝都到眼前來 博得

俸錢過十萬 相與營奠復營齋 小生金大用 自從跟隨袁公 參贊軍務 勦滅流寇 屢建大功 袁公上奏 保舉特授兵備道員之職 衣錦榮歸 又承尹老先生雅意成全 與唐柔娘成了合卺之禮 祇是想起我那庚娘 好不傷慘 因與柔娘相商 同往金陵拜掃墳墓一回便了

唱 總然說續絲絃三生有幸 忘不了夫妻們故劍情深 且唱 自那日和金郎商量已定 買行舟掃墳墓去上金陵

且抬頭望介白 好個山景也 向僕介白 前面那是甚麼山 僕問梢公介 前面那是何山 梢白 那就是金山

是此間有名的勝景 僕轉介白 那就是金山 是此地有名的勝景 且向生白 官人 前邊不遠

就是金山 久聞此地風景甚佳 你我前去遊玩遊玩如何 生白 小生愁緒萬端 那有心

情遊玩 且白 妾身正爲官人愁懷不解 所以遇此名山佳景 請官人前去開心 生白 如此

梢公泊船 我們一同上山遊玩一回 泊船介 正是 總有江山留勝跡 且白 無情風月作主

人同下 布富家房景老旦扮耿夫人婢隨上老旦白 收得螟蛉女 慰情聊勝無 老身耿氏 自從那日

庚娘投奔我家 我見他才德雙全 認爲義女 倒也快活許多 只是這孩兒 每日

傷心 愁眉不展 須得想個法兒排解纔是 顧婢介白 喚姑娘到來 婢內喚介 老夫人喚姑娘哪

且淡粧掩淚上白 忽聽母親喚 忙拭淚珠乾 見介白 母親喚兒到來 有何吩咐 老旦白 爲娘見你

每日愁眉不展 生怕悶出病來 今日天氣清和 爲娘帶你上金山寺遊玩一回

就此走走 旦白 孩兒遵命 同上船介老旦白 正是 劫灰已逐浮雲過 旦白 恨波時向心頭潮 同下

第十一幕 寺遇

場設金山寺佛堂扮主持僧上白 古寺無燈憑月照 山門不鎖待雲封 吾金山寺主持是也 耿夫人

差人傳話 前來拈香 不免前去迎接 老旦且隨碑上僧白 原來是老檀越到了 客房用茶 老旦白

特來奉擾 入門拜佛介分坐介僧獻茶介老旦白 兒呀 你合紅兒前後遊玩 不要煩惱 爲娘在這裏

歇息歇息 虛下婢白 姑娘 咱們去遊玩遊玩

携手繞場下僧下婢引旦上唱 寄母親體貼我深恩可感 他爲我解愁悶導遊金山

婢白 你看這個梅花開的很好看

旦唱 一枝兒寒梅花春先早綻 凌寒霜傲冷雪開向階前

婢白 你看這兩棵松樹 長的很高也

旦唱 佛殿前植青松綠蔭滿院 柯如銅根似石黛色參天

婢白 姑娘 你看這一院綠竹 長的很茂盛也

旦唱 循曲徑通幽處來到後院 後院裏又長下修竹千竿 無情物也結下歲寒侶伴

可憐我尤庚娘影隻形單 生旦同行僕隨上生唱 過鎮江暫停舟名山遊玩 旦唱 此一去也算

得山水有緣 生唱 悶悠悠我來在禪堂後院 與庚娘打照面相驚介生唱 却怎麼尤庚娘站在面前

生白 前邊這位娘子 好像我家庚娘 庚白 前邊這位官人 好像我家金郎 同作驚疑著急狀子細看

回顧介生向柔白 呀 柔娘 前邊有一位娘子 好像我家庚娘 柔白 官人思念庚娘心切 所以

看見這個 也像庚娘 看見那個 也像庚娘 這是心頭幻想 祇怕未必真能遇見

生白 我也道是幻想 幻想 揉眼復視介旦又回顧介生庚同白 若說不是 怎麼風神態度 這樣相同

一般無二呢 生向柔白 我是幻想 你來看看 是與不是呢 柔 待我去看 柔看介庚回顧介彼此同驚介柔白

呀 果然像是庚娘 庚白 觀見此人 又似柔娘 他二人俱是投水死去的人了 我今天

遇見鬼了不成 柔白 此人十分相似 官人你快快喚他一聲 生白 是 待我喚他一聲 張口欲呼又

止介 吓 喚出口來 萬一不是 豈不是大大的一個笑話 這却怎麼處 徘徊介 呀 有了

我且自言兩句 看他知也不知 吟介 烈婦能報仇 丈夫真愧死 庚聽驚介 果然是我丈夫

恐怕錯認 所以用兩句言語試我 待我快快答他 高聲介 分明落水死 何以今尚存

生狂喜向前大哭介 來的可是我妻尤庚娘麼 旦向前大哭介 來的可是我夫金官人麼 走近相抱哭介生白 噯呀

我的妻呀且白 噯呀 我的夫呀

二人同抱哭唱 只道是今生今世不能見面 怎想到巧相逢又在此間 我的妻呀 我的

夫呀僕婢分勸介 老爺姑娘 且莫悲傷 慢慢叙話

止哭介生唱 乍相逢道不出離合悲慘庚唱 怕的是我夫妻在夢裏團圓

且哭白 你我莫非是作夢嗎生白 我心上也有些疑惑 不敢說真僕婢同白 老爺姑娘 明明是真

何以說是夢呢生且同白 是真的麼僕婢同白 我等不曾睡覺 自然是真生且同白 不是夢僕婢同白

不是夢生且喜介 噯呀 妻呀 夫呀

同唱 這真是老天公十分憐念 好夫妻金山寺破鏡重圓

柔向僕婢向場下同白 蒼頭 你速快回府 報與老爺夫人知道僕下 我快快報與老爺夫人知道下

且白 爲妻只道郎君爲賊所害 萬難生全 却怎麼得到這裏生 噯呀 娘子呀

唱 自那日遭毒手隨波宛轉 幸遇見尹仁公救上生船 最可痛二爹娘洪濤命斷

還幸得救上岸屍骸完全 尹仁公爲二老衣冠盛殮 我感他大恩德香花萬年

他留我教小兒作賓書館 到後來又薦我兵備道員 此一行原爲著把妻祭奠

過鎮江暫停舟來訪名山 若不是冥冥中神差鬼遣 險些兒耽誤了咫尺良緣

曷如此說來 郎君如今作了官了生作了官了且哭白我先謝天謝地 也不枉二爹娘苦死一場了生白聽說娘子殺賊之後 身撲水池一死 如何却到這裏且嚙 官人呀

唱 郎君死我何心獨立世面 成功後定主意重會黃泉 可感他衆鄉人將我厚殮

卜吉地金陵城南郭外邊 劫墓賊貪財帛開棺檢驗 反教我泉下人復見青天

他言說耿夫人樂施好善 當夜晚過鎮江參拜堂前 耿夫人無子息淒涼生感

他認我作義女膝下承歡 爲解悶母女們來山遊玩 又誰料與郎君再續前緣

白 我自再生之後 多蒙耿夫人收養 和親女一般看待 覆庇之恩 還望官人替我

補報吧生白那個自然庚且自柔且介白此人好生面熟 因何在此柔白夫人還記得麼 奴就是在

船上罵賊投水的唐柔娘 也是王十八逼我成親 我說熟孝在身 不可合忤 後來

看見王十八傷天害理 萬不可從 故此跳水一死 不想尹恩父將我救起 與金官

人同住尹家 尹恩父再三成全 奴家有言在先 留下夫人正位 情願以妾自居

今日果得相逢 夫人請上 受奴家磕頭參拜庚急攔介白不可如此稱呼 你我姊妹相稱

柔白見了夫人 豈可不拜強拜介庚答拜介讓坐介庚白自從那日同在船上，就知柔妹必是正人

十分親愛 不想今日 作了一家人了 真是有緣生愧答揖介白夫人說起此事 下官好

生愧慚 自從尹公救我之後 不到一時 又從水中救下柔娘 問及情形 纔知他不是王十八的妻子 只因他母親難中病故 王十八替他收殮 柔娘當他是個好人 許他終身以報葬親之恩 尙未成親合昏 後來見王十八這種行爲 不願隨他 所以也是投水一死 庚白 柔娘心中主意 分別賢奸 最是可敬 他跳水是我親眼看見的 但不知後來如何 生白 後來住在尹家 埋葬我那二老時節 柔娘身穿孝服 送喪墳前 如同兒女一般 庚向柔禱 禱白 賢妹熱心 我真感激 生接白 尹公看見這番情形 定要把他說合於我 是我扭他不過 就應允了 又愧容揖介白 娘子 可憐他隻身無靠 還求原諒下官 笑介且白 官人說那裏話來 你我自命甚高 豈可作此俗套 世間男子漢 慣愛作此假惺惺樣子 真可不必 想你少年喪偶 娶妻納妾 俱在情理之中 何必說這些抱愧的言語 况且官人柔娘 飄零異地 患難相依 尹公成全 乃是正理 難道爲妻我 還忌妬不成 生白 世間上的婦人 多照娘子這樣 心地光明 家庭之中 就少了許多乖張背謬了 真正令人佩服 庚且白 官人切莫過誇 神引老且上白 忽聽紅兒稟前去認嬌客 我兒在那裏 女壻在那裏 同迎介庚白 這是我母親 大家見過 生拜介柔隨拜生白 小壻金大用 拜見岳母 兼謝夫人撫養妻室之恩 老且白 賢壻何出此言 一同請起 大

家坐了叙話同坐介老旦白紅兒 你去傳知家院 回去安排香案燈彩 樂人饋相 再備三

乘彩輿 來接姑爺小姐 和這位娘子 一同回去也庚旦白母親爲何這樣費事老旦白兒

呀 一來你與姑爺都是再世夫妻 必須重拜花燭 方成體統 二來也不枉爲娘一

番遇合生白岳母如此見愛 眞教小婿感激無地了老旦白老身廣有家財 無有子嗣 如

今得了這樣佳女快婿 這是老身份內喜歡之事 何消客氣院子上白轎子已到老旦白老身

先行一步 回家安排預備 正是 雖然伯道傷無子 且喜羅敷自有夫衆隨下

第十二幕 重圓

老旦扮耿夫人婢隨上白螟蛉女招螟蛉婿 今世再結前世緣 丫鬟吩咐院子 卽備樂鼓彩輿

前去金山寺 迎接姑爺小姐婢隨下末扮尹仁老旦扮尹夫人婢隨上末白有奇方見妙老旦白無巧不成

文末白老夫尹仁 適纔柔娘着人來報 庚娘竟然死而復生 耿夫人已在家內設下喜

堂 爲他三人結個再世姻緣 論理金公子在我這邊 庚娘作了他的女兒 本該到

我家成親 教我也好熱鬧一場 如今却被耿夫人佔了去了 我們只好反主爲賓

前去登門拜賀行介來此已是耿家門首 院公與我稟知夫人 就說尹仁夫妻前來道賀

院子上稟介老旦白有請相見介末白耿夫人老旦白尹員外尹夫人讓坐介耿白老身因爲舍下人稀 將姑爺

招在這邊 實是占了便宜 反倒勞動尹員外尹夫人的大駕尹夫妻同白 同是寄男寄女

何分彼此 如今我們成了親家了大笑介 院上白 稟夫人喜輿已到同白請 生且等盛服男女僕相披紅導引

上僮相贊禮行交拜禮復拜尹又拜 耿介耿白 拜堂已畢 老身備有喜筵 大家同去宴會末老且同白 有擾了

末白 正是風波忽地起同舟且白 荏弱蛾眉竟復仇 想見蒼天憐節義 三星重許賦綢繆

奏樂同下

庚娘傳



